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八卷

- ▲第七十一回 獸羈王大展擎天手 小妖孽悶做縮頭龜
- ▲第七十二回 風風雨雨暮暮朝朝 君君臣臣鬼鬼崇崇
- ▲第七十三回 爲邀功拼命荐活寶 因獻媚設計覓酸丁
- ▲第七十四回 窮書生平地駕風雲 大皇帝無聊求筮卜
- ▲第七十五回 賣元宵小夥計遭瘟 打先鋒大將軍戀棧
- ▲第七十六回 大將軍落魄譜求風 胖夫人牽衣歌折柳
- ▲第七十七回 一團高興秣馬厲兵 片刻閒談心驚神悸
- ▲第七十八回 大英雄出師討國賊 小百姓合衆歎人權
- ▲第七十九回 唐都督奮袂伸民權 蔡司令矢志討國賊

▲第八十回 平內訌皇帝亂點兵 辦外交欽使大喪氣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七十一回 獸霸王大展擎天手 小妖孽悶做縮頭龜

話說楊德芳自從那秘密機關回到寓所可巧與楊玉橋先後腳沒曾見面直盼到第二天近黃昏楊玉橋纔回寓但是楊德芳這時心坎裏忽又發現一種特念暗想這等拚命的事兒害多利少雖然他尋常胆量很大志氣很高如這等事就是親弟兄也不能直下命令的我須得探聽他的口氣再定行止罷便淡淡詢問他兄弟道這幾天你忙得可熱鬧麼楊玉橋聽說便嘆了一口長氣道什麼熱鬧不熱鬧我不是早與二哥說過的我只將他那個所在當作過路碼頭歇一歇脚而已楊德芳佯作聲勢將兩眼一定道年輕人吃不飽三天安逸飯老弟你要明白現在求一個飯碗兒很不容易

愼察其事
不愧有作
爲者

說得有骨
氣

的是勸一
般年少之
良言

我願年少
人三復之

何至如此

我勸你少要胡鬧些。得隴望蜀，究竟不是穩健的法兒。楊玉橋便發急道：「二哥，你也不辨青紅皂白，就來埋怨人。那館裏許多規矩，若是要你去受恐怕三天不到晚就要撐開翅膀飛出九萬里之外了。那楊德芳又說道：「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那規矩兩個字怎能說不遵守的轉久。問道：「可是報館裏的規矩都是些野蠻規矩麼？或者他將你做學藝的徒弟看待，朝打暮罵，你捱受不下。老弟台俗話說得好：『要吃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年輕的小夥子，這些兒皮肉之苦也吃不去嗎？這番話說得楊玉橋分外發急道：「二哥，你真是不顧別人死活，瞎冤枉人。慢說他們並不將我當徒弟看待，朝打暮罵，就是他將我當死囚看待，天天叫我爬刀山，攢火洞，只要能教我獨立生活，我也是甘心情願的。你不曉得那些當編輯先生都是見面要呵腰，開口要稱是的那些兒。吳規矩真比教我爬刀山，攢火洞難受得多。再說晚上看大小樣，真比逼迫我喝一杯豬騷水還要利害。楊德芳趁勢加上兩句道：「什麼騷什麼臭，就是你吃不來那一種苦罷了。楊玉橋聽說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便把脚兒一蹀道：「二哥，你今天倒是有什麼用意呀？年常你是很相信我的，也很誇獎我的，怎麼今天一變儼然有呼來罵滾的排調。」

妙

原也來是
一個有心

愈得混張
入妙

快了

好大的胆
量

難道你業已變了心麼。果真如此。從今以後。你姓你的楊。我姓我的楊。罷說着。氣忿忿的轉身要走。楊德芳一把捉住他袖兒。仍是本着臉色道。看你這般樣兒。還沒三言兩語。又犯那老脾氣。我且問你究竟那報紙的大樣。那樣難看呢。楊玉橋掙不脫身。只得轉身仍坐在原位上。向他老兄道。天天看那大小樣。上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奴才。就是主子。真是看得人腦袋痛。還有許多新聞專電字眼兒。下得與衆不同。我雖並不明白他們那些文章的好歹。但是從我心裏。默想着。總覺得有些不順眼兒。真教我說他壞處。我也指不出來。這也是我前世裏與這個飯碗兒沒曾結緣。所以眼睛看不得他。那一張大小樣。楊德芳聽了這番話。默默不答。一聲半响。纔說道。然則你的志向。又在什麼事兒上呢。楊玉橋道。我的志向。不是早與二哥說過麼。我一個不想功名。二不想富貴。我只想做一樁稀奇古怪的事兒。人人都說怪得好。或者人人都說怪得不好。我也不問事兒。怪得成怪不成。只要有這一個機會。我就去幹我的心願也。就算得償了。楊德芳聽這幾句話兒。漸漸合攏。便淡淡兒點了一句道。倘若那怪事機會出在你們報館裏。又怎麼辦呢。楊玉橋道。只有送他一粒金丹。炸得乾乾淨淨。纔算得痛快。楊德芳伴

無人無我
還是英雄

作驚詫道：你這真是大逆不道！既知他那張報紙上君臣字眼兒狠多，應當對他表示一種尊敬之心，怎麼胡爲亂搗？豈不是想造反嗎？再說你既想炸他一個落花流水，當然自己也設身其中，一旦玉石俱焚，豈不連累自己的性命？你說不想功名富貴，我狠相信若說葬送自己性命，未必不怕。罷了，楊玉橋急道：只管鬧得痛快，那能顧得生死存亡？以我在他那館裏混了這多天，總算沾了些兒臭味，就將性命送掉，也是天網恢恢，應該受這等結果。若說我平白將性命送掉，要知有那許多性命賠償，我還不算值。這麼簡捷說了罷，我這性命可以不要，那稀奇古怪事兒，總想幹他一回。楊德芳聽了這番話，暗自欣喜不覺哈哈大笑了一陣，誰知他這一笑，却把楊玉橋笑得不知所以，連忙問他老兄的笑意。楊德芳這纔將亞細亞報怎麼組織的情由自己薦他往報館裏去，怎麼的用意，如今同志怎麼的會議，會議後怎麼的結果，再如梅馨前下怎麼的作爲一鼓腦兒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遍。楊玉橋聽了這番話，一翻身跳將起來，道：二哥有這個好機會，你何不早些說明，還這般扭來扭去，可真將人的腸兒扭斷了。既是如此，我就去關他一回兒。楊德芳赶忙攔阻道：看你個性，這兒真比火車頭還快些，怪

痛快

不得別人叫你。說罷。王楊玉橋道。不說不能夠做事。天下事。那一樁不是說。子做的呀。復又接道。時光不早。我也要去了。說罷。大踏步跨出門去。從此他心裏只記。聖做那樁怪事兒。那還有心思。校對什麼大小樣。常言說得好。神與心。隨心裏有什麼事兒。那神色上。因而也有些流露出來。如楊玉橋。乃是一個。嘴到手到的漢子。生平辦事。只曉得直來直往。如今使他做這等。臨機應變的事兒。那起居動定的神色。怎能夠。寧靖咧。一時同事之中。有那眼光。靈敏的人。業已看出他的神色。但是心坎裏。只疑他有些患得患失。並不疑他。有什麼異樣的行為。於是。粧腔作勢。做出許多怪嘴臉。譏嘲他。楊玉橋一見大衆的形狀。倒有些害怕起來。心怕他那袖裏機關。已被別人窺破了。於是匆匆忙忙。將樣兒對準。一口氣奔到楊德芳廡所。也不向他老兄說明。順手摸了兩個炸彈。急轉身回到報館裏。剛走到報館門首。可巧見一輛摩托車。從報館門側飛過去。他心想。這一定是梅馨出去了。便搶上一步。舉起手中炸彈。飛將過去。說時遲來時快。一轉眼之際。只聽霹靂一聲。天崩地裂。那亞細亞報門面上的玻璃窗兒。尋常燦爛輝煌。此時已冰消瓦解。那金雕玉砌的牆壁。雖未倒塌。然土飛磚碎。從那一片飛塵之中。隱隱

痛快痛快

不知可有
梅鑿否

現出亞細亞報門好似意大利的那俾古城只存一座空架兒了一時左鄰右舍嚇得倉皇失措大衆都墮入五里霧中半晌中西巡捕結隊前來纔知道亞細亞報館吃了一個炸彈當時南北路口斷絕交通最後見那土封塵積之間還倒着七八人在路旁也有斷脛的也有折臂的也有穿胸破腹的也有焦頭爛額的一片血模糊倒在路旁呼吸冷氣其間還有三人呼吸未久便隨着一縷飛烟魂歸地府去了那未死的殘軀當經捕房扛到仁濟醫院裏診治閑話不提再說那一輛摩托車內也不知乘的是誰家大關老總算他紅運當道命不該絕早走十數步兒已避了這一場浩劫仍逍遙在那不夜城中兜圈子或問那摩托車裏可是奉旨南下的梅馨麼哈哈那梅馨當其時還在絳珠樓上與洪述祖米占兄兩個偵探大將軍率領蘇佩秋小金寶與他心醉的絳珠姑娘釵光鬢影倚翠偎紅實演那小紅低唱我吹簫的故事長生殿裏尙在海誓山盟呢後來切實調查當晚送命的一個是亞細亞報館裏僱充把門大將軍第一百二十六號華捕萬素生一個是龔順興皮鞋店的學徒陸瑞生還有一個形似廣東人也不知他的姓氏這三人總算糊裏糊塗熱心帝制盡忠効命了其他傷而未死者如

這可見世
關上送命
的大半都
是冤枉

那南市恆昌米店夥計鄂阿桂二馬路新豐昌洋貨店出店替工袁友金文海堂刻字店學徒楊順祥及楊玉橋四人皆受了重傷那受傷少輕之人路過的黃包車夫張三虎亞細亞報機匠謝長寶翁定炳李生才還有行人周金德沈李氏均由仁濟醫院將傷養好先後回家後經會審公堂訊問了一次其中最可以啓人疑竇的只有楊玉橋一人因爲他炸傷兩手所以大眾都注意在他身上好個楊玉橋敲定牙關半字不吐公堂上也莫可如何惟有加上嫌疑的字樣拘押幾天就糲糲糊糊將他放了比時楊德芳得了亞細亞報被炸的消息就明白是他兄弟幹出來的復聽得受傷之中有一人名喚楊玉橋不由大吃一驚頓增鶴鶴之感最後得他兄弟無恙的消息轉又欣喜欲狂於是邀集許多同志歡迎他兄弟回家衆口一詞莫不預先豎起大拇指兒稱讚霸王是一個激烈派中的大豪傑那番熱鬧自不待記者繁叙他等暢聚之餘倒是那四川人的主兒穩練從旁說道我看這樁事兒未必從此下臺不但玉橋兄要遠避幾天就是是德芳兄再住這個地方也很有些不利若說報館玉橋兄更不必去了有損無益的事兒咱們何必去冒險呢大眾被他提醒都很以此說爲然赶忙你拚我湊

足下早進
了枉死城
追何待題

積聚了將近一百元左右。海上。一葦。就將他兄弟二人送往瀛洲。三島未隔多日。亞細亞報的辦事人。自遭這番風浪之後。每晚跨那報館的門檻。好似逼迫他進枉死城一般。無不鎖着眉頭。提心弔膽。推進去。若見那一班同事人。稍有些兒不相識的。都不敢與他對面說話。見神見鬼。把個偌大報館裏面。鬧成秋雨秋風。大有霜葉凋零的景況。後聞楊玉橋有些嫌疑。便你猜我想。彷彿作惡人。簡直就是他日後聽說楊玉橋業已無恙。並未進館供職。大眾分外疑讖。其中有那大胆的。就要提起訴訟。把個駱以仁嚇得魂飛天外。便抽了一刻閒暇。去尋找他的表兄。誰知他那表兄弟早已鴻飛冥冥。自己知道這事不妙。保全不了。那個飯碗兒。也就不辭而別。浪走天涯。再說亞細亞報的左鄰右舍。自從受了那場驚嚇。人人都好似驚弓之鳥。息不安枕。加着一般革命黨。見這劈頭第一聲炸得。不甚痛快。都想接續第二聲。其間有那存心忠厚者。發了許多無名信。給那左鄰右舍。意在恐怕塗炭生靈。那左鄰右舍。接了這些無名信。簡分外著慌。如那冠五洲帽莊。潤源昌。器店。國順國貨商號。以及馬敦和帽莊等。尋常的買賣。都有很大往來。如今教他拚着性命做生意。誰情願咧。國順商號。他尤其害怕。因爲所

可憐又不
容於四鄰
矣

四面楚歌
看你如何
存在

最好用頭
號字爲佳

恐怕再發
千聲萬聲
也動不了
他的

處的地點與亞細亞報只隔一牆並且業已打通將二層樓上空房兩間接賃與亞細亞報做編輯部他想手臂相連豈不要與他受同等之禍麼由是聯合四鄰要求英巡捕房驅逐他出屋不然大眾就要遷居遠遠避了接着房東因保護房屋起見也要毀約辭租給他代印的書局也怕招禍拒絕不與他代印加着巡捕房怕擾亂治安迭次勸他停版這時梅馨薛大可都遠走高飛只嚇得劉竺佛率領一班編輯先生不住的長吁短嘆尋常人人都會耍兩句官腔到這時際皆都大眼望小眼一味的發怔半晌大眾纔湊出來一條啓事次日用四號大字刊在報頭上那啓事大略開端叙了許多組織的苦心接看表白他們都抱的飯碗主義最後哀告社會上一般人可憐他們不能生活的意思自這一條啓事宣佈出來那社會上一般少有見識的人大家相傳爲笑柄並道似這等寡廉鮮恥的狗崽子只要賞他些兒殘羹賸飯他就能向人搖尾巴咱們若再去轟他可真把炸彈的價值看得太賤了迨後那第二次炸彈案發現雖然恨他助紂爲虐惑亂人心却也想借這第二聲霹靂警告袁世凱的這且不表單說薛大可自從亞細亞報出版之後黃遠庸劉少少相繼反對他心裏早已明白這亞細亞

妖怪又出
現了原來想學
做太太

要緊

報必不能穩渡太平洋。接着又收閱許多反對的無名信簡也曉得禍快臨頭。所以劉竺佛迭次勸他住館。他總是托故推辭。仍住在三馬路孟淵旅館第五十六號。直待那霹靂響了第一聲。他嚇得趕乘當晚的夜車。飛奔到南京。不待多喘了一口氣。隨即渡江乘津浦火車。星夜北上。奔到北京城裏。這時安慈紅正尋找他要代做一個通電稿。兒勸全國女士都贊成帝制。在平時的薛大可那敢推辭。在這個時間。他也沒有工夫管這些閑事。只敷衍安慈紅兩句空套話。兒一直奔到西華門。見了楊度。一言不發。就流着眼淚。拖着鼻涕。哭將起來。楊度見他這一哭。大吃一驚。不知從那裏詢問纔好。又隔了半晌。方說道。有話儘管慢慢兒說。何必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學姨太太樣兒。咧薛大可發急道。別人的性命險些丟掉。你還站在旁邊開頑笑。咧楊度仍是笑道。看你的膽兒。真比耗子還小些。跑這兩路。就說什麼要死。要活。那津浦滬寧兩條路線上。就沒有人往來麼。薛大可道。那裏是路上。遇着危險。前晚亞細亞報險些遭了大劫。我若不是腿兒長。跑得快。也就跟着大眾付之一炬了。楊度聽說也吃了一驚。急問道。現在館裏究竟炸成什麼樣兒。薛大可道。比時我剛出館。不遠忽聽見霹靂一聲。從身後。

當面遊說

妙在一個
笑字

請恤尤其
要緊

你就到了
北京恐怕
也是守死

而發回頭看去只見瓦飛石破烟霧橫天那往來行路人都笑着說亞細亞報館被炸我得了這個消息就知大事不妙那敢自投羅網呢所以那被炸情形我還不甚明白楊度聽罷復又嘆了一口氣道你該多住一天打聽真實先拍一個電報來我也好專摺請恤如今你人雖來那事兒尙不明白這不是鬧得一團糟麼薛大可一聽這話心坎老裏大不舒服便沉下臉色說道老大哥你總愛說現成活也不給別人想一想當那事出之後偌大一個黃浦灘上來來往往的行人誰不是放開嗓子說應該如此還有許多年少性燥的人都說炸得不痛快我若見他報館裏的人還要一拳打得他腦袋瓜兒上開水陸道場那纔遂心如愿呢你想人人都是這般說那有咱們立腳的所在我不早些跑回來難道還在那裏守死麼楊度道守死不守死應該在未跑之前拍一個十萬火急的電來我也有題目做文章薛大可不待楊度說完便搶說道別人性命都顧不了那裏命顧得拍電報呢你只會承上接下做中間人的文章也不問別人死活那般滋味若是你去嘗一嘗包管比我跑得還快些楊度見他有些惱羞變成怒的樣兒也就掉轉口風說道好了好了無論誰是誰非這樁事兒總算關開了咱們只

恐怕是秀才造反

就是早下手未必不失望

不見得如足下之私願也

好商量一個善後的方法再去面奏。今上就不想加官晉爵。求封受賞。總得糊糊塗塗。將他騙上台。咱們的臉面也好。看些。免得外人又笑。咱們是秀才造反了。薛大可這纔轉過笑臉道。我何常不是這個心。所以拚命趕回來。老大哥。你莫說北京城裏的人民。一口同聲呼萬歲。我這次走了一趟。留心各方面。輿論比較起來。真是搖擺着腦袋。畫十字。大眾都是無可如何。我看這樁事兒。咱們若不早些下手。日久時常。還怕要大失望呢。楊度道。這話你真說的不錯。我也很聽了許多不心遂的報告。咱們一時也談不了。我看你到斗膽。杏城燕蓀那幾處跑一蹣。咱們再設法進行罷。薛大可暗忖道。他說的真不錯。我何不趁着這個浪頭。四方去嚇他們一番。或者一股氣兒。咱們將大功告成也。未可定。倘若遇着那胆兒比咱們還小的人。被我這一嚇。縮頭的縮頭。縮尾的縮尾。將來開國功臣的人數減少。我等也可得雙料的酬勳。復又想道。倘若事兒失敗。又怎麼退步。咧。想到這裏。不覺眉頭皺了兩皺。流露出二分難色。當時就被楊度窺破了。便忙說道。大英雄做事。只知拚命向前做去。顧全不了誰勝誰負。真到一敗塗地的時候。咱們一跑。還不結了。當真能害着性命嗎。再說道。在人爲那事兒。雖然是一定。

罵得舒服

不客氣

足下何不
早說呢

忠實之言

的做事的手段是全靠各人去變通膠柱鼓瑟。婦人孺子所不爲你怎麼事兒辦。老了還將自己耍成伯木人兒呢。薛大可雖然碰了一個釘子心坎裏尙碰得很舒服。於是又向楊度閒談了幾句便辭去。往四面八方表揚他。這一次蒙難的事節不多幾日。南方新聞報紙業已寄到北京。一時轟動北京城裏大小官商沒有不失神喪魄的。加着薛大可那番報告分外利害。嚇得大衆鼓吹帝制的熱心。當時就消滅了幾分。並且人言嘖嘖的說道。亞細亞報開設在租界上尙且有大胆的去轟炸。看起來革命黨又要出頭了。又有那長吁短嘆好替別人擔憂的人紛紛議論道。亞細亞報要想發達恐怕很不容易呢。又有人集聚三五密友私相談論道。亞細亞報倘若不能支持那東南方面袁大皇帝豈不失了一個中流砥柱麼。又有人答道。盛極必衰。循環至理。咱們也不必替別人擔憂。試問歷代皇帝誰不是大吹大擂的上台。家亡族滅的下台呢。以我看來。袁大皇帝他若從此下台。總算是他祖宗的陰功。父母的德行。若再要拖長一年半載。慢說這們小百姓被他拖得皮開肉裂。恐怕他自己也未必能歡舞昇平的。又有一人慌忙搶上兩步道。個真大胆。這是什麼地方竟敢如此肆口胡說。你莫嚇見茶樓酒

肆上都貼的有禁談國事麼那人嘆了一口氣道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他的勢力縱能禁止街談巷議他能禁止到豆棚瓜架之談麼況且他也沒有許多閑工夫來與咱們敲字眼兒的大衆你一言我一語風風雨雨鬧得滿大北京城裏又更換了一番氣象就是平時如阮忠樞楊士琦顧熬等未曾出頭露面藏在黑幕裏唱吊線戲的六好老此時都變顏色只把腦袋直搖正是

大俠除奸不畏死 小妖拚命爲求榮

評

楊德芳對於乃弟冷言冷語那一番問答乃是辦事之細心處閱者若謂其對於手足不應若是粧假則大誤矣

亞細亞報被炸後次日該報之編輯先生大登其告白直言因飯碗而助紂爲虐可憐可憐文人之醜態未有過於此者

薛大可謂北京人士一口同氣呼萬歲吾以爲不確不觀本章最末之路人談話乎恐所謂一口同聲呼萬歲者大都被權力所挾挾致怒而不敢言也

第七十二回 風風雨雨暮暮朝朝 君君臣臣鬼鬼崇崇

聽得也只
好裝雙
未見得

皇太子也
會灌米湯

話說那亞細亞報館被炸的事，你傳我說的，早鬧得風雨滿城。一日忽傳到袁克定的耳朵裏，當時也有些兒發怔，趕忙奔到楊度寓所，急問道：「現在這樁事兒，既鬧開了，真是騎虎難得下背，好在老爺子尚不知道，督子這後來的事兒，究竟怎麼辦呢？」楊度忙道：「這事是萬不能給他老人家曉得的。袁克定又問道：「你可知道現在的人心，可因此有些變動？」楊度道：「各省的民心呢，却並沒見有什麼變動，倒是咱們同志之中，很有許多攢着眉頭，鼓着腮，好像有些心灰意懶的。」袁克定聽說，半晌纔嘆了一口氣，道：「勢利場中的人，大都如此。這也難怪他們。」楊度一聽，不由得臉色一紅，袁克定也是一個聰明人，見楊度臉色變了常態，就明白話兒說錯了，趕快補一句道：「督子，如你這般熱心人，又向那裏去尋找呢？」一口熱米湯，果然將楊度的臉色灌轉過來。彼此又商量兩樁秘密事件，不待記者贅談，自然都是在皇帝身上打主意的。又隔兩天，適逢安徽將軍倪嗣冲第三次進京，可巧段芝資被張作霖驅逐，也回到北京。楊士琦趕着這個風

誰救你不
去做大人

要緊

自吹自打
絕妙文章

兒請倪嗣冲段芝貴二人吃便飯。當晚座設在小樂天陪客全是一時新貴。如梁士詒、夏壽田、楊度、孫毓筠、阮忠樞、顧鰲、薛大可等皆在座中。那王廣福斜街被這許多車兒馬兒幾乎將路口塞滿了往來的行人。可憐左讓右讓不是袖兒沾了車輪兒上的灰塵就是袍角沾了馬蹄兒上的糞土。吞聲忍氣鼻孔裏都不敢大哼一聲。若碰着不識時務的冒失鬼吐一個不字那些戴紅纓帽兒的穿金邊套兒的便呵着哈着擁上前來吹鬚鬚瞪眼睛一個個張開血盆大嘴彷彿要撲來吃人。若再要與他抵抗簡直就活演棒打無情郎。這也是做大官的應當有如此威權做小百姓的應當受這般苦惱。閒話少說再叙那滿座官僚。你言我語大家都擺自己的威風。倪嗣冲便將他殺人的歷史源源本本從癸丑之後叙說了一番。樂得楊士琦、孫毓筠、阮忠樞三人從旁喝采道：痛快痛快！咱們安徽人是要去殺安徽人的。桑梓攸關這些兒威風不在家鄉擺一擺那能算得大英雄大豪傑呢？說得倪嗣冲大悅。端起一個大盞兒拚命痛飲了三觥。接着段芝貴又將與張作霖反對的事兒述了一遍。大眾還未及開口倪嗣冲道：老兄弟不是做哥哥的吃了酒來說醉話。你的官運實在不及我了。那奉天的事兒自然有

未見得拆本

丟了一條
手巾耗折
得真不小

了骨頭要酥

奉天人去辦的那奉天的人自然有奉天人去宰的。你去奪他天賦的威權。他自然拚命來反對。你若簡放到咱們安徽省。包管將三十萬人殺盡了。誰也不敢對你翻白眼的。說得人大笑了一陣。楊度接說道：你們無論是在本鄉。在外鄉。事兒辦的。得利不得。利多少。總可以混幾個。只有……說時。指着薛大可道：子奇兄。這次真是大折其本呢。大眾聽說內中有那未聽薛大可報告的。忙詢問道：這樁事兒。咱們只見報上紛紛傳載。總疑他說的靠不住。不料果真有這樁事。麼。咱們倒要請教請教薛大可。見那些。人殷殷詢問他。也就樂得重述了一遍。楊度接着薛大可的話尾。又說道：他這一踏。不但耗費精神。辛苦跋涉。還將自己攜帶的行囊。一去乾淨。連一條洗臉手巾。都沒見帶着。回來。你看。這不是橫遭一場大劫麼。顧鰲笑道：誰叫他要到外國租界上。耍骨頭。想發洋財。阮忠樞笑道：耗子嘴巴裏。真說不出好話來。說得哄堂大笑。正在興高采烈之際。忽見走上來一個俏俊堂倌。年紀約在十七八歲。明眸皓齒。粉靨修眉。周身上下。純是縞素打扮。愈顯得清而且秀。走近楊士琦身旁。兩眼向楊士琦一睜。腮邊現出兩個酒渦兒。笑着說道：府裏有電話。請大人接去。楊士琦便告辭大眾。隨着那小堂倌。接電

什麼事兒
這般發急妙在總算
二字

話去了。不多一會。楊士琦忽忽忙忙入了席。便向他家丁說道。招呼把烤豬快些上罷。那燕窩咱們也來不及吃了。他家丁王貴應着。退下。楊士琦轉向坐上諸賓客道。巧得很。主子招呼我代請諸位。今日可真有了我的事。咱們趕快些吃兩樣。一同去罷。大眾見他說得很緊急。就知其中必有原故。但是在酒樓飯館之中。不便問他的所以。只好一手舉杯。一手舉筷。忙着去安頓五臟神。誰知比時的五臟神。被那勾魂使者。勾到天子左右。一心想承恩獻寵。那裏還望念着山珍海錯。咧直待烤豬獻上來。彼此點綴了兩筷兒。便一同進了總統府。瞥則見居仁堂裏。早已燈燭輝煌。伺候得齊齊整整。大眾進堂。還未落坐。袁世凱業已出堂。見罷常禮。各自分座。再看袁世凱的臉色。却不似尋常和氣。橫着兩道掃帚眉。之中彷彿鎖住一團抑鬱之氣。突口便向大眾問道。這幾天各方。可出得有新聞麼。說時。一眼瞅着薛大可。接向薛大可說道。你這番總算受驚了。這句話兒問出來。別人尙不在意。惟有楊度。薛大可二人。暗自吃了一驚。各私忖道。咱們並未報告主子。怎就知道呢。轉又想道。一定有那個尖嘴長舌的。奪了咱們頭功。想時。楊度一眼瞥見阮忠樞坐在一旁抹鬚子。若似自鳴得意的樣兒。不由氣得眼珠

此正是求
之不得的
好機會

信口開河
無非吹牛
拍馬而已

還是書獃
子吃虧

恐怕皆不
可靠

裏冒火那旁薛大可心內想道我本來不情願隱瞞的如今他既知道我也好乘此自表一番想罷挺着腰兒奏道小臣爲主子奔命就是粉身碎骨也是應分的這些兒風浪算不得什麼不過那一個言論機關萬不能聽其消滅東南各省勢力最大如馮國璋張勳李純王占元湯鄉銘等皆野心勃勃各懷異志若無一個言論機關去鉗制他們日後很不易結果的臣此番待罪進京也因為這些隱事須密奏主子袁世凱發了半晌怔纔點頭歎道現在志士很多誰肯不顧自己地位給別人做笨漢那言論勢力我本未將他作長城之恃現在你既逃回來那邊事兒可以暫且不管他就是接放幾個連珠砲橫豎炸的是那些書獃子算不得什麼事兒倒是西南各省已拍了反抗的電來恐怕戰事早晚就要發現忽又嘆了一口氣道瞎我一時不慎將這個禍包放走這也是我自殺自身大衆聽說早已明白了八九分顧鰲忙奏道蔡鈞算得什麼好漢子如今川有陳宦黔有劉顯世粵桂兩省有龍濟光陸榮廷湘鄂兩省有湯鄉銘王占元四方包圍還怕不如撲星火一般那費得吹灰之力咧袁世凱將腦袋點了兩點道我何常不是這般計畫但是人心難測最贊成君主的如張勳康有爲此番都反對我

可憐可憐

此所以有
主戰不主
和之大政
策也
足見其專
皖兩派不
同也這也是黨
源關係

當面罵人

恢復帝制與我私交最厚的如段祺瑞馮國璋也站在一旁擺腦袋試問其他將軍巡按使還不是見風掛牌自己也定不了自己是非咱們那能靠他辦實在事咧這時段芝貴起身奏道兒臣以爲治亂之策莫妙於兵力與財力兼旋真到急難時際主子可專使特請段祺瑞諒他不能抹煞舊交只要他振臂一呼號召他那八千子弟包管可以橫掃神州阮忠樞孫毓筠二人坐在席旁點頭播腦袋還未將贊成二字吐出來梁士詒奏道臣看段祺瑞野心勃勃未必肯攢咱們的圈套況且吳光新曲同豐傅良佐徐樹錚是他左右四大金剛鬼頭鬼腦自然幫助他做開國元勳那肯做咱們第三等小子咧就是他情願挺身而出若依臣的眼光看來恐怕他那些高足弟子多是一般因勢利作用恐不能共生死患難罷說時兩眼只望着倪嗣冲在座羣僚尙不覺意一旁怒惱了段芝貴便把眼珠兒一瞪搶着說道辦這些事兒只求能因勢力作用者就可能成大事業若求生死患難的團體在聖天子仁範之外從那裏尋找得來轉臉又奏道唐繼堯本不知兵蔡鍔亦非天生的猛將小醜跳樑算不得是異舉臣願率師二萬泉撲滅此獠袁世凱聽說半晌方向段芝貴笑道現在中國能要張作霖脾氣的

白跑

這是例行
公事

原來大皇帝
也會當
過新聞記
者

人。很不少呢。這句話纔說出來。段芝貴的臉色已漲得緋紅。便將腦袋低垂着。再也不敢作聲。袁世凱轉向阮忠樞道。南京與徐州兩處還累你再辛苦一踫罷。阮忠樞站起身。連應了幾個是字。復又問薛大可道。你到京之後。可接上海報館裏的電麼。薛大可起身奏道。業已接着兩次電。袁世凱道。報告些什麼。咧。薛大可接奏道。只說經濟困難。迅速匯款維持別的事兒。並未報告。袁世凱道。既是待款維持。必定平安無事。你趕快往籌備處領洋二萬元。明日攜帶南下。我即刻電諭袁乃寬照撥。薛大可忙說了一句謝恩。剛要辭去。袁世凱忙攔阻道。我還有話說。說薛大可依舊入座。袁世凱道。我想無論在朝在野。那一班宿將名流。或是倡言反對。咱們的。或是抱一種觀望主義。胸懷野心的。或是騎在牆頭上見風變色的。都可捏造他們種種密謀。從虛中寫實。寫實裏虛。鬧得閱報人是非莫辨。黑白不分。那時他們自然就要你爭我鬥。咱們坐收漁利。豈不大妙麼。薛大可奏道。聖鑒英明。這真是治國安邦之策。梁士詒問道。亞細亞報的窮路究竟如何。薛大可未及回答。楊度便從旁說道。自然是很發達的。否則怎遭反對者之忌。袁世凱復向薛大可道。你趕快回去料理罷。薛大可不敢再說。只得皺着眉頭告辭出

妙
燕不住好文
章保不住
不變

府這時袁世凱又問倪嗣冲道安徽的民意何如倪嗣冲忙奏道安徽民意早在臣的掌握之中就有少數亂黨不是伏誅遭戮就早已攢到外國去了袁世凱聽說大喜道還是你能辦事東南半壁我是全靠你做長城倪嗣冲見袁世凱賞了他一頂高帽兒歡喜得不知怎樣纔好於是手舞足蹈要出金大力的腔調兒大聲嚷道老宮保別的事兒俺要不了那殺人的事兒俺是拿手好戲包管殺得他鷄犬不留大衆兒這般粗鹵也不敢前去阻止各自心中都暗暗的發笑惟有阮忠樞平生絕技最善搨小芭蕉扇兒一見倪嗣冲受袁世凱一二句特獎不由得心癢起來順嘴扯了兩句道淮上多健兒殺人如宰狗若非丹忱大開殺戒安徽怎得太平依臣的愚見若將三千萬人全數殺盡包管五十四縣都可以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這句話說得袁世凱忍耐不住便笑出聲道然則你也變成一個斷頭鬼了引得大衆都笑將起來比時走進一個侍衛呈上十來件密電袁世凱便命楊士琦阮忠樞夏壽田三人一一譯明原來是貴州劉顯世請餉與槍械廣東龍濟光廣西陸榮廷湖南湯壽銘浙江朱瑞山西閻錫山陝西陸建章道六個大將軍皆奏稱地方不靖軍餉支絀急須籌餉加兵方可保衛大局等

話袁世凱接了這些電報半响不語復又長嘆了一聲道什麼保衛大局都是保護自己地位罷了。我也是應當要受他們閉氣的。又復向梁士詒道。咱們總得應酬些兒。梁士詒應了兩聲。是袁世凱復與大眾商議了許多外交內政。纔各自退歸本寓。正是君子求策心已朽。小人作崇智偏多。

評

殺人政策我亦主張之。政策也因中國壞人太多。苟能多殺一人。社會上即多蒙一分幸福。然以倪嗣冲殺之。當先自殺為最妙。

薛大可因報告亞細亞報被炸事。隨嘴說出東南半壁之大勢。其口才可謂健矣。要知彼等非會說幾句話兒。又怎能騙得住老袁。

老袁派神行太保二次下江南。明知是白跑一踫。偏欲令其走一遭。無他。蓋遮外人之耳目耳。

第七十三回 為邀功拚命存活寶 因獻媚設計覓酸丁

話說袁世凱自接雲南唐繼堯反對帝制的公電。迭接各省紛紛來電。不是請兵。就是

這是天網恢恢

有利可圖敢不乖巧

妙

請械還有幾處請款語似要挾說什麼地方財政困難賦稅丁漕不能敷用若中央再不接濟惟有嚴守中立自保一方等語試問這番話在袁世凱的眼中看着豈不大罵不法之徒有心造反麼但是他心坎裏雖然敢怒嘴巴裏却不敢言常言說得好啞叭吃黃連也算他包着這一肚皮的悶心苦了因此他那兩條西楚霸王式的掃帚眉時時皺而不舒那兩撇威嚴第二的鬚鬚時時拖而不攔那心窩裏也不似闊勸進文請願書那般高興幸而他那乾兒子却十分乖巧逐日在他左右繞來繞去還可以寬他幾分心思一日袁世凱正在他秘密辦事室內手翻一本康熙字典彷彿查什麼字眼兒案旁擺着一條黃紙紙上用硃筆寫了二三十個字都是兩字一排那字兒有核桃大小最末另寫了一個洪字便將硃筆插在右手大指食指之間一面翻看那本康熙字典正在沉思苦慮之際忽兒門帘兒一掀原來他那乾兒子又來給他消愁解悶了袁世凱見段芝貴跨進房門隨手將那黃紙條兒夾在康熙字典裏面又將那枝硃筆向筆架上擲抬頭說道丹忱他可趕回去麼這時段芝貴業已順着腿灣兒打過了一扞站在旁邊說道大約他今天走不了的袁世凱聽說又將眉頭一皺復自言自

宋見得妥當

既知如此何必胡爲

客氣客氣

返照前文

語道老斗他也是三五天內不能夠回京復問段芝貴道好罷你招呼他多住幾天橫豎待老斗轉來咱們再商量一個長策也很妥當的段芝貴連聲應了兩個是字這纔推倒一個矮腳橈上斜身坐着乾爺兒倆默坐了良久袁世凱忽地詢問道香岩你看我這番事兒究竟辦得成麼段芝貴忙接奏道陛下德溢四海氣貫九天兆民望陛下登極何啻大旱之望霖雨今陛下何出此言袁世凱笑道你說的雖然不錯但是有些奏章滋味咱們爺兒倆却用不着背這些文章我今天對你實說罷若論我的威信及我的氣魄手段自量可以辦得到的只怕天數非人力所能強制我初本不相信這等邪說然而卜筮問卦相傳有年却也不可薄視他一概胡說我自接唐繼堯的對公電與各省迭來的密電自問很有些不放心聽說外面有一個龔半仙他算命測字卜卦看相都很靈驗何妨召他進來談談段芝貴一聽龔半仙三個字忽地想起梁士詒說的那番話連忙搖頭道龔半仙他乃是江湖派扯着一張嘴巴胡說那配稱相知命呢陛下果要召一個相士決疑北京城裏只活寶確有幾分見識袁世凱聽說大喜道果真有這等能人麼那兒起得怪愛聽的段芝貴見這樁事說得很投機便又

返照前文

蓋長師雷
之餘黨復
萌也

說得不錯

加上幾分作料。道他。不但是醫卜星相。色色皆精。並且畫得一筆神符。真能够逢凶化吉。袁世凱益喜道。這分外巧。得很。我這幾天。很覺六神不安。正想尋找一道安神符來。鎮壓鎮壓。復又問道。想必活寶。他是接授辰州嫡傳了。段芝貴忙奏道。這却不然。他是從江西九龍山經過。異人傳授的。在段芝貴用意是分外討他乾爺爺的好。誰知這個藥引兒。恰恰用反了。袁世凱聽說這句話。不禁發了一怔。便將腦袋搖幾搖。道。不安不妥。段芝貴一見袁世凱這般樣兒。也有些詫異。暗忖道。話兒我並未說錯。怎麼他老人家。又不高興起來。想要接說下去。簡直不知從什麼地方。張口只好。跌跌的。斜坐着。還是袁世凱道。他若是從江西來的心術。一定不正。段芝貴越發聽得糊塗。袁世凱也明白。他不解話意。便接續說道。江西省人。除却一個張天師。別人都很靠不住。你還不知道。前番邱寶龍。雷葆福。葉青山等。那般糊塗小子。他也要關着大門。起國號。招兵買馬。結黨成羣。來與我爭奪。這個位子。你想想。這不是大逆不道嗎。如今這個活寶。他既懷着這大本領。應當藏在崇山峻嶺之中。去享受烟霞泉石的快樂。何必四方作客。浪走江湖。想來這人。一定是邱寶龍。雷葆福等。餘黨來獻荊軻之策的。你千萬沒要受愚。我

問你可多
管閒事

河南固始
縣妙

真算是關
心人才

髮緊

還要派吳炳湘去拿獲。免得在京城裏惑亂人心。說着便問活寶的地址。一手去拿案上的電話機。段芝貴一見他乾爺說得這般利害。暗自忖道。我這不是弄巧成拙麼。又暗道我平白害人一命。本不算是損德。但是我從中去介紹他。未免臉上不甚光采。如今須顧全我的臉面。不得不去保全他的性命了。於是捏着一把冷汗。忙搶着奏道。這個人兒臣是很曉得他來歷的。他並不是江西人原籍。乃河南固始縣人氏。因他雲游四海。在江西省寄居很久。出言吐語都操贛音。所以尋常人都道他是江西人。他本來以四海爲家。也就不與人辯白區域了。癸丑之後。兒臣在江西時節。他正想往四川峨嵋山修道。不期在路途之中。兒臣遇着他。並與他談了兩次。相法他的眼光的確與尋常跑江湖的不同。兒臣那時就看重他。因他志在隱逸。不便勸他進京。後來兒臣事竣繳命時。仍見他披着一件道袍。拿着一個拂塵。帶兒在街市上搖來擺去。兒臣問他何以不往峨嵋修道呢。他回了兒臣兩句話。至今想來。實在真令人佩服。袁世凱急忙問道。他說些什麼。咧段芝貴道。他說天上紫微星斗。然放彩光。射尾箕。昂畢之交。合天文地理。參觀恰在幽冀。并豫之野。算定這北京城裏。必定要出個大貴人。可以雄跨九州。

要緊

當面造謠

若是英雄
我甘願不
英雄矣

威鎮四海的他因此動了一點塵世心特地專往北京尋訪貴人並且要勸大貴人爲黎民造福呢袁世凱等待不及說完急忙問道你可問他大貴人是誰呢段芝貴道兒臣也曾問過他他說天機不可洩漏日久自有明驗的後來兒臣堅求他說明他纔說道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舍陛下其誰當時兒臣聽他這般說並不以爲驚異及今細想他這兩句話果真有先見之明袁世凱聽說當即將怒目金剛的樣兒改變了慈悲大士的面目笑嘻嘻說道照你這般說來他乃是伏龍鳳雛轉世了嗟天下何患無才草野之間眞埋沒英雄不少我雖然鄙視韓信倒要特召他來做一個副通說時那在案上去拿電話機的手兒不知不覺便縮轉來復又道他住在什麼地方你趕快去召他來談談就說我將來還要重用他呢段芝貴忙應了兩個是字便退出府門一時袁世凱樂得心眼裏開花時時刻刻在深宮內院談活寶倒是段芝貴奉了他乾爺之命心裏却有些兒作難出了總統府便暗自忖道我這纔是自尋苦惱呢大凡跟隨別人身背後專門拿着芭蕉扇兒討乖取巧雖可占得些須小便宜但是也有將自己身子套在圈兒之內的如段芝貴這番與他乾爺說活寶的事也不過是一時高興順嘴閒扯

客氣客氣

表老爺走時了

寫得入妙

絕好一門親戚

而已。直待他乾爺見疑的時節。他又不肯甘心受那一頓沒趣。拚命信嘴造謠言。把個活寶說得天上沒有地下。難尋簡直是活神仙下。凡使他乾爺也不必學秦始皇專使往三島瀛洲去尋找。此在段芝貴說的用意。乃是希圖嘴巴裏一時快活。臉皮上片刻光輝。他的乾爺拾着紅棗當火吹。就命他趕快去尋找京城。雖大教他又從那裏去尋找呢。因此心裏只管跳個不住。直到了他自己的寓所徘徊許久。忽地想出一個主意。兒便將標心一拍道。我這個人真是蠢笨得無比。接着喚他的家丁匡德貴。忙着去請表老爺。接說他的表老爺名喚曹士德。表字喚做福田。他是安徽廬州府人氏。前清在北京城裏混了一個七品小京官。聽鼓十來年。並未曾見一個紅點兒。潦倒窮愁。獨自住在安徽會館裏。時常對影自憐。但是他那度日之資。苦無所出。幸而他幼時愛看什麼麻衣相法。驗方新編。還有什麼牙牌數等書。到這水盡山窮之際。便將他變化變化。在官場裏面厚着臉皮說幾句這纔混得不飢不寒。段芝貴與他的瓜葛。乃是扯了三代以下的姨表兄弟。當段芝貴任拱衛軍總司令時。節曹士德也曾稟見過十七次。首尾將一年。只算見了一面。可憐想求他賞一個書記的差使。懇托好幾個親戚朋友向

寫得入神

可憐可憐

寫潦倒之
士不啻刻
木三分可見小人
之勢利

他。說。項。並。且。逢。時。遇。節。上。了。許。多。賀。喜。的。帖。兒。請。安。的。柬。兒。把。各。種。的。尺。牘。套。爛。了。只。蒙。他。賞。一。個。難。字。日。久。時。常。曹。士。德。也。就。將。這。一。門。親。看。遠。了。一。日。清。晨。天。陰。如。暮。西。風。颯。颯。時。交。冬。令。燕。塵。人。士。都。擁。貂。裘。披。狐。氅。爐。火。嚼。梅。敲。枰。疊。韻。的。尋。快。樂。曹。士。德。却。着。了。一。件。破。布。棉。袍。兒。袖。底。下。業。已。長。絮。襟。角。上。多。半。掛。油。頭。戴。一。頂。黑。紗。小。帽。兒。生。怕。紗。不。透。風。又。從。帽。梁。之。間。大。開。了。一。縫。身。旁。安。頓。一。個。黃。泥。小。火。爐。爐。中。只。有。兩。三。星。微。火。只。見。白。灰。堆。滿。却。不。見。紅。燄。出。爐。乃。是。隔。宵。未。燼。之。火。聊。取。些。兒。餘。溫。爐。上。架。一。把。瓦。茶。壺。彷彿。滿。腔。的。熱。度。已。消。只。賸。那。嘴。巴。上。吁。氣。室。中。除。榻。上。一。幅。破。棉。被。絮。而。外。惟。有。三。五。卷。殘。書。一。塊。磨。不。穿。的。石。硯。還。有。時。憲。書。一。本。禿。筆。一。隻。曹。士。德。聳。着。肩。頭。伏。在。那。書。案。之。上。雙。手。捧。着。一。個。竹。筒。兒。正。在。那。裏。卜。金。錢。課。忽。聽。會。館。裏。長。班。站。在。門。外。嚷。道。曹。爺。段。大。人。專。差。來。請。你。咧。接。連。嚷。了。四。五。聲。曹。士。德。雖。然。聽。得。分。明。却。不。敢。驟。應。那。長。班。一。時。嚷。上。火。便。帶。着。匡。德。貴。跨。進。曹。士。德。房。門。道。你。老。敢。是。困。覺。怎。麼。外。面。嚷。得。好。似。打。雷。一。般。你。還。不。聽。見。咧。匡。德。貴。一。見。曹。士。德。那。般。樣。兒。不。去。打。扞。賣。腿。便。在。喉。嚨。裏。咧。圖。了。一。聲。表。老。爺。倒。是。曹。士。德。十。分。謙。恭。趕。忙。站。起。身。兒。

就是你
不上眼
窮先生

乃是十
七次見
只大面
的見老

未必必

笑臉迎道：請問你們是從那裏來的是那位段大人？請我敢是你走錯了門罷。匡德貴一眼瞅着他那副尊容，復又聽他說的那番話，也有些兒生疑，便轉臉向那長班道：會館現在住有幾個姓曹的那官印，喚做士德、外號喚做福田、安徽廬州府人氏，他究竟是誰？咧問時，就捏着鼻尖兒向門外走去。那長班尙未及回答，曹士德便連連說道：正是在下。匡德貴聽說又轉身向曹士德周身上下細細打量了一番，若似不甚放心的，遲遲纔說道：你可是與我們大人表弟兄麼？曹士德聽說又不敢驟應，是想了片刻，便說道：你們大人究竟是誰？咧匡德貴便有些不耐煩道：咱家大人是前拱衛軍總司令，現奉天大將軍，未來新皇帝的乾殿下。北京城雖大，除了前陸軍總長段祺瑞能有幾個姓段的，敢稱大人？曹士德聽說是段芝貴，歡喜得笑不攔嘴。巴連聲應道：是的，他是我老表哥，俺們從小就在一處玩耍的。匡德貴道是：你就跟着我去。曹士德聽說，請他一擲，擲站起身來，忽聽咯吱一聲，那袍角兒又扯碎了一塊。曹士德摸着那破處，自言自語道：不礙事，不礙事，嘴巴裏雖然如此說，那臉皮上業已漲得緋紅。於是撩了又摸看了，又看只管吁吁的喘氣，偏遇着那不做美的長班，伸出兩個指頭兒，忽

未必未必

輕輕的妙
慢慢的妙

而。括。着。曹。士。德。袍。袖。兒。道。哎。呀。飛。出。來。了。忽。而。提。起。曹。士。德。袍。襟。兒。道。哎。呀。油。出。來。了。在。長。班。這。番。慫。勸。原。是。在。表。大。老。爺。身。旁。特。別。討。好。誰。知。曹。士。德。見。他。這。般。樣。兒。不。啻。拿。着。一。把。尖。刀。兒。向。他。心。坎。裏。擡。去。疼。得。心。窩。裏。發。酸。鼻。孔。裏。發。辣。怒。也。不。是。笑。也。不。是。半。晌。纔。說。道。我。還。有。換。的。我。還。有。換。的。說。着。轉。身。便。到。床。前。掀。起。那。床。破。被。絮。來。翻。來。翻。去。從。草。窩。裏。搜。出。來。一。件。舊。呢。夾。袍。兒。那。紫。色。早。已。黑。漆。得。發。亮。不。過。袖。底。下。尙。未。破。爛。然。而。衣。襟。角。上。的。小。窟。窿。已。有。三。兩。個。了。曹。士。德。拿。在。手。裏。默。默。的。發。怔。想。要。加。在。棉。袍。上。又。恐。夾。袍。兒。短。小。套。不。上。身。若。想。換。了。棉。袍。兒。實。在。冷。得。難。耐。左。思。右。想。總。想。不。出。一。個。完。善。法。兒。還。是。匡。德。貴。從。旁。發。急。道。這。冷。的。天。氣。你。還。不。綳。在。棉。袍。兒。上。當。做。袍。罩。兒。穿。麼。曹。士。德。這。纔。輕。輕。的。慢。慢。的。將。那。一。件。呢。夾。袍。兒。數。衍。套。上。身。不。料。那。呢。夾。袍。兒。比。較。身。上。穿。的。破。棉。袍。足。足。短。了。一。二。寸。套。在。棉。袍。兒。上。好。像。前。清。開。襖。袍。上。加。上。一。件。紅。青。外。套。似。的。復。又。套。上。一。件。舊。馬。褂。一。件。短。似。一。件。笑。得。匡。德。貴。從。旁。說。道。這。纔。算。得。連。陞。三。級。呢。時。候。不。早。了。咱。們。快。些。走。罷。偏。偏。遇。着。曹。士。德。乃。是。一。根。軟。皮。條。任。你。再。催。他。總。不。發。急。不。慌。不。忙。從。那。幾。本。殘。書。裏。尋。出。一。條。紅。紙。寫。了。

長班也熱
心了

請看看小
人的臉色

會幾何時
居然升堂
入室了

自己的名兒並且將前清的官銜加上寫罷擡在懷裏又從頭至脚自己打量了一番看到鞋兒雖破尙可以將就些兒倒是那一頂紗帽子實在有些難看長班忽地一時熱心便將自己戴的瓜皮帽兒換給曹士德道你老暫借俺的撐一撐門面罷曹士德也就不客氣換過帽兒便跟着匡德貴去了那裏還乘坐什麼車兒轎兒一路上只算苦了兩條窮腿搖擺到段芝貴寓所俗話說得好窮骨頭發燒曹士德一路走來飽餐那一陣西北風反鬧得一身臭汗曹士德暗喜道想必真是時運來了別人走出大門都凍得打哆嗦我怎麼淌汗咧心裏想着脚跟兒已跨進段公館的大門匡德貴便請他在傳達室裏坐着忙向他取了那張紅紙條一直向後堂走去不多一刻只聽後堂裏叫出一個請字匡德貴便滿臉堆着笑走出堂却不似先時那般大模大樣曹士德一見匡德貴笑着出堂心坎裏也就暗喜道這一定是我的官運來了還未站起身來匡德貴便迎上前道請你老內花廳坐罷曹士德聽了這句話真是生平未曾見過的寵召不由得將腰兒伸起來肚兒也挺起來跟着匡德貴走進內花廳未知見了段芝貴如何接談且待下回再說正是

山窮水盡迷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評

段芝貴信口開河無非想博皇帝萬歲一笑之榮誰知黑幕之中將一個潦倒窮途的曹士德拾起來可見一個得時與不得時並不在本領上區別全靠運氣也嗟夫

窮極無聊卜文王課已到萬分無賴時矣竟有求見十七次僅謀一面之闊老表專請他真算得天外飛來的好運氣要知彼若不有求於他亦未見得去請他這一個窮漢子也我以為曹士德此番翻身從表面上觀之似曹士德受段芝貴之恩實則乃段芝貴受曹士德之惠也

第七十四回 窮書生平地駕風雲 大皇帝無聊求筮卜

話說曹士德跟隨匡德貴進了內花廳誰知段芝貴早已候在內花廳裏二人一見曹士德剛將小瓜皮帽兒脫下腿灣兒正要跪下去段芝貴便雙手扶抱着笑道者大哥

巧得很

藉口給老
婆粧門面

說得真好
聽

咱們真久違得很。前番接你那封信，正是我要出京的時節，所以一時來不及答覆。後來日久不見信，我認你老大哥早已回府，誰知你還困在會館裏，若不是今早你的表弟媳婦提起，我還沒會想着咧。說着又嘆了一口氣道：「這受罪的官兒，真是做不得的。如今我是因爲前幾年鬧了些兒虧空，若不因這些兒債務，誰願在這裏受罪。啲，真是做了官身兒，就不能自由。天天不知道有那許多無味酬應，簡直想抽個寫便字空兒，都不能夠，所以這往來書札之間，很得罪許多朋友。老大哥咱們總算是總角之交，你千萬不要怪我。說時又連連拱了幾拱手，一面呼來喚去的叫泡茶。拿烟，曹士德聽段芝貴這番話，字字說得嘩啾啾，打在心坎裏，好像盛暑之下，痛飲了一盞冰忌淋，一直涼透到泥丸宮，不知怎樣的快活。那裏還有工夫去揣度段芝貴的用意呢？便斜坐在炕沿上，也不暇問那是字，應稱不應稱，只管接二連三的稱着。比時匡德貴呈上烟茶，段芝貴復向匡德貴道：「你趕快招呼小廚房備辦幾樣家鄉菜，再將府裏送來的玉液香開兩瓶表老爺，也不是外客。我今天橫豎沒有事兒，俺倆好暢飲暢飲。」匡德貴連聲應着退出去。段芝貴轉臉又向曹士德道：「老大哥，你莫見怪，不是我今天見面就

居然也自
稱讀書人
可笑

親熱得很

做工真好

珍貴之品

要。怨。你。也。太。把。孔。夫。子。的。書。本。兒。讀。死。了。想。在。外。邊。做。事。那。能。照。你。這。般。方。正。呢。
那。明。偷。暗。盜。等。事。固。然。不。是。咱。們。讀。書。人。做。的。然。而。闖。一。闖。門。子。尋。一。尋。路。頭。各。種。運。
動。方。法。也。不。可。不。曉。得。一。二。不。是。我。教。你。老。大。哥。做。壞。事。但。是。爲。人。處。世。不。得。不。然。就。
說。同。鄉。之。中。或。是。同。寅。之。中。你。不。願。去。聯。絡。還。說。得。下。去。如。兄。弟。我。這。個。地。方。還。不。是。
家。裏。一。樣。麼。你。怎。不。來。跑。跑。我。雖。不。能。照。應。你。大。富。大。貴。却。也。不。致。使。你。老。大。哥。困。得。
這。個。樣。兒。段。芝。貴。這。番。話。越。發。說。動。了。曹。士。德。不。覺。的。眼。眶。兒。一。紅。煖。溶。溶。洒。出。幾。點。
窮。淚。段。芝。貴。見。他。這。般。樣。兒。也。就。掏。出。一。條。白。手。絹。兒。在。眼。眶。上。拭。了。兩。拭。道。閒。話。不。
必。多。說。吃。罷。飯。我。給。你。換。兩。套。衣。服。你。快。去。燙。個。澡。搬。到。我。這。裏。住。罷。從。此。曹。士。德。平。
地。昇。天。糊。裏。糊。塗。居。然。做。皇。親。的。貴。戚。了。曹。士。德。自。遷。移。到。段。芝。貴。寓。所。後。雖。不。能。輕。
裘。華。服。做。富。貴。場。中。一。等。大。老。官。然。亦。不。似。他。獨。處。在。會。館。裏。聳。肩。曲。背。那。般。襤。褸。有。
時。段。芝。貴。得。閒。的。時。節。還。來。周。旋。他。一。番。把。個。曹。士。德。拾。得。不。知。所。以。一。日。段。芝。貴。拿。
着。一。小。瓶。兒。虎。膠。那。瓶。兒。外。面。全。用。五。色。金。線。繖。成。花。紋。粧。點。得。十。分。精。緻。段。芝。貴。一。
手。拿。着。一。手。指。那。小。瓶。兒。笑。向。曹。士。德。道。這。是。英。國。欽。使。朱。爾。典。君。特。地。進。呈。今。上。的。

未曾獻巧
先已受祿
矣

此所謂先
下定錢
也有回話
的日子
只好如是
云云

眞正虎膠主子轉賜我一瓶我想今年天氣很冷老大哥你總比我大幾歲一定耐不得寒因而轉贈很可以驅逐寒氣的曹士德連連推讓道天子之賜貴不敢領貴不敢領還是將軍留着受用罷段芝貴笑道我說你老大哥真是一個書獃子應圓的不圓不方的要方你我表兄弟還分得什麼家呢今上與我現在也是通家之好什麼賜不賜想吃再向他討幾瓶還怕做不到嗎你也何必與我這般客氣我却是一個直腸人從不知什麼開虛套兒你今吃我一瓶虎膠算得什麼奇事將來你時來運轉的時節安見不能給我助一臂力嗎曹士德笑道將軍這是你老人家太將我看重了想我淪落燕塵虛度了半世求得一個鈔胥之職都很難如願那敢希望大發咧這句話在曹士德口中乃是出之無意段芝貴驟然聽着想起前番那般冷淡不覺臉色一紅趕忙岔開道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君子怎能定終身不幸咧曹士德聽他這番解說也知道自已話說大意了也就不敢再接着發牢騷便掉轉話頭說道將軍方纔說今上今上究竟那恢復帝制的事兒可能辦得如願麼段芝貴笑道早晚就要登龍位那能說是不如願曹士德聽了這句話便順着話音笑贊道照呀我時常夜觀天象早知中國必

這句話說
得我很相
信
未必

真是一個
急色兒

不能這般糊裏糊塗。可以共和的古語說得不錯。天不可無日。民不可無君。天無日則不生。光民無君則不能立國。嗜我若不是被那共和共得我走投無路。那能够這般狼狽。說時又歎了一口長氣。段芝貴忙說道。我何嘗不是因謀自己立身之道。纔主張恢復帝制的要曉得中國果然真共和我輩却就真沒有路走了。說時又將兩眼一轉。道聽說老大哥的相法很高。曹士德忙答道。那算不得什麼。不過辨別得出五官邪正而已。怎敢說談相呢。段芝貴道。既能夜觀天象。一定是變理陰陽的大才。曹士德聽段芝貴這般恭維。他越發連聲稱不敢。段芝貴道。你也不必客氣。這也是你的進身之階。今上他很相信此法的。我今晚就到府裏去保薦你。或者得邀天子之寵。亦未可限量。曹士德聽了這番話。分外樂不可支。埋着腦袋。只管說感恩感德。那裏曉得暗地悶葫蘆。是段芝貴借花獻佛。咧。段芝貴當晚自總統府返寓。就向曹士德房裏攆去。迎面見了曹士德。便深深作了一個長揖。道。恭喜。恭喜。活該你老大哥走官運。曹士德聽了。連笑都來不及。忙說道。可是即刻就要進宮麼。段芝貴轉身坐下來。便慢慢的說道。看你怎急得這般樣兒。就是即刻入府覲見。也得在禮節上斟酌安當。奏對的話兒。免得臨

又要背誦
老文章

此語突然
而來真明
其妙
總算您工
於扯白

時失儀。反招天子之怒。纔是曹士德碰了這個橡皮釘子。也知道是自己尋找的臉上。便淡淡的一紅。連聲又稱了幾個是字。也不敢再問那保荐的原因。倒是段芝貫想在他表哥面前顯榮。便接續向曹士德道。我進府見了主子。他一談到時局。我就順嘴說道。方今四海一心。咸望主子卽位。慢說在朝的文武將相。就是在野的山民。還有天天夜觀天象。瓣香祈禱的呢。今上一聽龍顏大喜。當時追問我。這夜觀天象的人道。朕恢復帝制。本是因天時人事而行的。現在野者既有這等良民。且懷有這般異術。必是治國的棟樑。您快將他姓名籍貫奏聞。朕就特頒召諭。比時我因爲你干冒了一個欺君之罪。我想我若奏實你的真姓名。實在不合隱士異人的排調。我若奏對你是安徽人。又怕今上疑我保薦私友。所以我假奏你是湖海爲家。以山川自樂。早已隱埋了真名。姓自取別號。叫作活寶。今上聽了兩字。越發高興。便笑着說道。憑這活寶兩字。就怪惹人喜的。我見這一句話中了聖聽。便接下說道。他在江西九龍山多年。畫得一筆好符。乃是張天師嫡派。後來又得異人傳授道術。越發高超。醫卜星相。沒有不精通的。後來我又加上幾句。將你拾得真比天高。我說你本來是想歸隱義帽。一心修道的。只因夜

恐怕是白
勞唇舌

觀天象。主子不久要即位。國事大有可爲。他因爲上欲相君。下欲福民。纔混跡京華。借
着擺一個算命拆字攤兒。專待機會。那時今上很留心。我奏對並問我怎樣認識你的。
我幸而未爲他所窘。我說我因占卜時局。纔認識的。今上聽了這話。越發的相信。恨不
得卽刻就要抬你進宮。那心裏急的樣兒也與你方纔見我那般形容相似。我見他急
得那般樣兒。我又怕他派人尋找。倘若將這事兒戳通。豈不白勞唇舌麼。便接着奏道。
活寶是行蹤無定。臣出宮後。四方專訪。總可在三五日內。帶領覲見。今上當卽特命我
來尋你。事兒是扯得十二分闊大。但是此後能得時不能得時。就在你自己的作爲了。
曹士德聽罷。心坎裏又是歡喜。又是感激。却又驚慌。半晌說不出話來。只管獸獸發
怔。段芝貴見他業已套進圈套兒。便掉轉腔兒。說道。事兒辦得很好。但是你這樣打扮
去朝天子。是很難邀寵的。曹士德被他這句話提醒了。也就發起急來。道。這又怎麼打
扮好。咧轉身向段芝貴連打躬作揖。道。哎呀。大將軍。你老人家提拔一個人。始終提
拔到底罷。我乃是前清一個七品小官兒。最大不過跪接到你老人家那裏。懂得什麼。
見君的禮節。咧況且如今年的年頭。百度維新。必定又發明許多改良大禮。一切還望你。

可憐

怪

不因爲此
也不加意
奉承了

傾教傾教

老人家指教。倘若將來有一點兒半點兒好處。總不忘却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說着雙膝跪下去。兩眼幾乎要流出淚來。段芝貴慌忙攙扶着道。這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兒我既然奏保。你就得給你準備一切的。曹士德連連又碰了兩個頭。又隔兩日。段芝貴便帶了匡德貴。提了一個包袱。進房向曹士德笑道。衣帽是辦來了。只恐怕你有些兒不慣。穿戴的一手解着那包袱。曹士德便兩眼望着那包袱道。那裏有不慣穿戴的衣帽呢。這句話剛纔說完。只見段芝貴將包袱打開。原來是一頂道士冠。一件道袍。一雙長筒兒布襪。一雙朱履。還有一個拂塵兒。曹士德瞥見。便發了一大怔。不由得嘴巴裏說了兩個字。哎呀。段芝貴忙接說道。我早就知道你是穿戴不慣的。但是。你既從這條路上去想法兒。就得要打扮這類的人。纔能夠使人相信。裝貓要像貓。裝狗要像狗。裝個老鼠。要拖着尾巴。走孫悟空。他有七十二變。你如今只變一個樣兒。有什麼要緊呢。你要明白。如今這個年頭。做官發財。比不得清朝容易。要想去做大官發大財。能變得幾套新鮮把戲。方能夠平地昇天。曹士德聽他說得很有理。要想如法去打扮。實在有些兒難爲情。要想不走這一條路兒。却割不斷。那想大富大貴的希望。心躊躇許久。

先生真多
才多藝

非此不足
邀功非此
不足以表
示艱難也

惟其尋找
不着方可
稱曰活寶
也

又。怕。得。罪。這。大。將。軍。老。表。弟。便。咬。定。牙。齧。將。那。道。袍。道。帽。兒。穿。戴。起。來。儼。然。是。一。個。老。道。士。模。樣。最。巧。的。是。曹。士。德。那。一。條。小。辮。兒。未。曾。剪。去。恰。好。攏。起。一。個。如。意。髻。兒。這。也。是。他。活。該。要。做。一。場。道。士。段。芝。貴。又。教。了。他。許。多。道。士。話。兒。道。士。禮。節。把。個。曹。士。德。天。天。好。似。耍。猴。兒。戲。一。般。好。容。易。纔。將。他。教。練。得。千。伶。百。俐。打。扮。齊。齊。整。整。帶。領。進。宮。再。說。袁。世。凱。自。聽。段。芝。貴。那。番。胡。說。天。天。惦。記。着。活。寶。一。見。了。他。的。乾。兒。子。首。先。就。詢。問。活。寶。段。芝。貴。見。他。乾。爺。那。般。性。急。反。將。這。樁。事。兒。因。循。下。來。雖。然。教。練。曹。士。德。一。番。很。費。時。日。却。也。借。着。艱。難。二。字。在。他。乾。爺。面。前。故。炫。其。能。欲。急。反。緩。手。段。這。也。是。官。場。中。慣。要。的。把。戲。袁。世。凱。那。能。有。這。長。久。耐。心。便。暗。中。又。將。這。活。寶。的。事。兒。向。楊。士。琦。衛。興。武。說。了。那。楊。士。琦。衛。興。武。等。本。是。有。縫。必。攢。的。大。好。老。得。了。這。個。天。賜。的。好。機。會。怎。肯。將。他。放。鬆。於。是。各。人。密。派。私。探。八。方。去。尋。找。活。寶。偌。大。一。個。北。京。城。什。麼。拆。字。攤。兒。占。卦。桌。兒。都。尋。找。遍。了。那。裏。見。有。活。寶。的。影。子。各。自。詫。異。道。這。真。是。一。個。活。寶。兒。咧。怎。麼。遍。地。尋。找。不。着。他。難。道。他。是。神。仙。變。化。有。甚。隱。身。法。麼。一。日。衛。興。武。向。楊。士。琦。說。道。北。京。城。裏。我。總。算。得。是。一。個。地。方。鬼。那。一。條。街。那。一。條。道。那。一。條。胡。同。是。我。不。知。道。的。如。

總有時候
救您發笑
的
舉意楊士
琦聰明些
兒

四面楚歌
着着逼近
將請君入
變矣

不算也能
人事不可
憑只好憑
天運

今尋找不着這個活寶真教我死也不甘心楊士琦道咱們不要發默罷還不知是
段要的什麼把戲兒主子受他騙咱們還跟着受他騙麼這一個功勞只好讓他一個
人去尋咱們不必去煩這空頭心罷於是二人就將這樁事兒丟開了這日雲南將軍
唐繼堯貴州將軍劉顯世相繼宣布獨立各自已將北伐檄文布告天下共組護國軍
直逼四川將軍陳宦准備破蜀過湘經鄂而北上伐鼓淵淵征鼓闐闐那一種風勢早
已轟動了全國袁世凱得着這個消息好似當頭打了一個霹靂不覺將兩條掃帚眉
愁鎖起來接着又得了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被刺的警電龍建章被劉顯世驅逐的警
電外交團又頒來第四次大警告把個自誇一世之雄的袁世凱急得抓耳撓腮八方
面召集大會議可巧神行太保又從南京徐州兩處白跑了一趟回來分外加增袁世
凱幾分心思又一日正在開御前大會的時節段芝貴帶領着活寶進宮覲見首由御
前侍衛傳奏進去袁世凱一聽活寶來了不覺心裏一動暗自忖道如今活寶尋來我
倒要找他算算流年運氣或者天無絕人之路降下一個活神仙扶助我成大事業也
未·可·知·的·於·是·草·草·將·會·議·散·場·忙·退·到·秘·密·辦·事·室·裏·傳·段·芝·貴·帶·領·活·寶·進·見·再

活則活矣
實未必也

把戲要穿
了

說當那會議之際，忽侍衛傳奏活寶觀見座中羣僚，別人尙不十分留意，惟有楊士琦、衛興武二人聽說活寶兩個字，各自都暗忖道：「果真被小段尋來了，我倒要瞻仰瞻仰。」是個什麼活神仙？二人心中都是如此盤算，便慢慢兒退了去，恰好纔走出居仁堂，迎面就碰見段芝貴昂頭擺腦的大踏步領着活寶走進來。衛興武與楊士琦二人一眼瞥見，不由得撲嗤一聲險些兒笑將出來。曹士德一見迎面來了許多大官員，心中就覺有些懷懷的不意，最後碰見兩個老同鄉，耐不住心裏發慌，臉皮上也就有些發赤，由是彼此打了一個照面，各自心坎裏都結下一個鬼胎，心照不宣而已。正是：

五片竟有翻身日，
糞堆也有發香時。

評

段芝貴須借曹士德一用，則變幻出許多脅肩諂笑的樣兒去敷衍他那窮途落魄無人問的老表兄，可見世人處事無錢無勢，求人謀衣食固不易，即有錢有勢求人爲己用者亦不易也。

袁世凱之作爲人謂其是一世之梟雄，我謂其是一時之莽漢，所謂梟雄處事雖

居然是道
士模樣

抱武斷主萬一手遮天然其作事之手續則有粗有細有進有退也若莽漢作爲
祇知前進不知後退迨結局焉多是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如袁世凱急來抱佛
脚尋一個活寶作護符何啻莽漢之行動宜乎八十三日之後一蹶不興

第七十五回 賣元宵小夥計遭瘟 打先鋒大將軍戀棧

話說活寶跟隨段芝貴越過居仁堂一直向那秘密辦事室走去這時袁世凱正睜圓
了兩眼盼望活神仙只見簾波動處段芝貴引了一個老道士走進房來袁世凱的眼
光尙未打轉活寶業已走近御前便恭恭敬敬施了一個稽首禮袁世凱也就將腰兒
呵了兩呵順嘴就賜那活寶一個坐位活寶那敢坐下去便伸縮縮的侷促不安還
有段芝貴站在一旁生怕曹士德露出不徇尾巴急忙岔說道主子聖明禮賢下士既
賞您一個座兒您只管坐罷曹士德見段芝貴這般說也就謝了一聲坐將下來袁世
凱便問他在家的真姓出家的道號後又盤問他許多相法這時曹士德總算很聰明
的便將段芝貴所教他那些話兒背誦了一遍然後談到袁世凱的相時他便龍眉虎

總算曹士
德走官運
了

恐黑幕中
大有人在
也

恐怕不能
長久

目獅隼麟耳內五行外五行從那卷麻衣相法上揀最高極貴的話兒恭維了一番於是把個袁世凱恭維得心癢難撓復又令他排一排八字曹士德見袁世凱這時業已被他哄騙得很高興便放心大胆扯將開來什麼寅年主官卯年生財遇有什麼子午一冲丙丁一合滿嘴巴闢了許多天罡地煞還說袁世凱是八歲行運十八歲走的是什麼運應當如何得意二十八歲走的是什麼運應當如何掌權一直數到五十八歲將袁世凱一生得意的歷史說得一字不差並且還將天現什麼紫薇星地現什麼硃血藤淡淡點了幾句最後結論自然貢獻上幾頂龍翔鳳翥的高帽子把個袁世凱樂得眉飛色舞也記不得西北風雲東南兵甲連連的贊道你真是一個神仙你真是一個活寶怎麼我的事兒都被您說着了他那知黑幕之中尙有他的乾兒子從旁做鬼呢總算曹士德的時運亨通一個江湖潦倒的窮措大居然在天子左右說了說卯充相士這真是一登龍門就大富大貴了閒話休提袁世凱自從得了活寶便大展眉頭心想秦始皇還要從三島覓神仙我今身坐宮中就有神仙來尋找我這不是天意所歸嗎我既有神仙爲輔弼還怕不掃盡烽烟化干戈爲玉帛嗎想到這裏便將活寶當

此所謂靜
極而動也

糯米團又
將倒運了

扯得真圓
然宮誦一
般賣元宵
此天子之

做護國長城。三天召進宮去。畫一道符。五天召進宮去。念一遍咒。把個曹士德忙得兩脚不沾塵。漸漸各方伐罪之師。愈逼愈近。袁世凱除按日召集大會議外。必須召活寶進宮占問。休咎好個曹士德。一口總說是吉人天相。不怕小醜跳梁。就是略有烽烟。也有天額福人。必先加以磨折的道理。這幾句話兒。不啻一劑逍遙散。頓時將袁世凱的愁悶消解了。一日袁世凱又召活寶進宮。適值袁世凱坐在秘密辦事室裏。那張龍椅上手捧着一碗糯米團兒。當點心。曹士德一眼瞥見。暗忖道。我正在着慌。沒有新鮮法術。上奏如今碰着這個好機會。何不做劉伯溫的故事。以元宵當作燒餅上奏呢。主意打定。忙搶前施了一個稽首禮。故作驚慌之色。道。主子怎麼用這個頑意兒。袁世凱聽他如此說。也就有些驚異。便按着筷子問道。難道這其中有毒麼。活寶道。非也。此乃不祥之兆。按這物的本名喚做元宵。元者袁也。與陛下御姓同音。宵者消也。豈不是袁姓天下要消滅麼。民口可以接天心。主子不但不能食此不祥之物。還要廣諭天下嚴禁此物。方能解此惡兆呢。袁世凱一聽這番話。奏得有理。當時將一碗元宵攢出房門。即侍御廚房總管派衛興武責打了四十龍棍。又命警察總監吳炳湘步軍統領江朝宗

恩活賈之
賜也
事像能介看您如何
審判

妙

說壞了

嚴禁京城內外買賣元宵者當時吳炳湘江朝宗二人接着這道密諭怎敢怠慢趕忙派了許多高等偵探高等稽查各下了一道緊急命令八方嚴拿賣元宵的人一時京城內外那些挑擔兒的敲梆兒的門前掛一盞四方玻璃燈開元管店的不問什麼大老板什麼小夥計一個個頸額上都套上一條鐵索兒連推代嚇把人都拖向警察廳走去彼此同行相碰着都不知犯的是什麼罪各自包着兩行眼淚相對無言直待審判的時節吳炳湘江朝宗二人並坐在案上衆賣元宵的小百姓環跪階下若是次第去詢問姓名實在一時也問不明白還是吳炳湘隨機着變即便突口問道你們可是賣糯米團兒的麼大眾了都不明白他問的話兒人人皆翻起兩眼望着他江朝宗見他們回答不出來便將案兒一拍道你們這些刁民不動大刑諒你們是不說的來呀看大刑伺候說時兩眼睜得如火球一般灼灼放光那左右執刑的差役各都將木杖兒竹板兒準備停妥可憐這一般小百姓見堂上那惡虎似的審判官業已發了威越發嚇得答不出來夥中有那腰兒稍大的人見不答話萬難下臺便捏着一把冷汗說道小人們賣的都是些五仁八寶元宵並沒有賣什麼糯米團兒吳炳湘大怒道元

恐怕難得
如願

絕妙問

好利害的
王法

宵明既是糶米麪做的團兒，怎麼叫做元宵呢？你們不知道這元宵兩個字是不祥之兆。鳴從此以從你們都不准賣元宵，倘有違抗不遵者，一經查出，本總監是要重辦的。那夥小百姓怎會解得這不祥之兆？四個字大衆聽說都疑，又要完納什麼捐稅，咧就有那胆大的忙央求道：大人呀！小人們家裏上有父母，下有妻兒，老小小全靠著這一個小買賣糊口。你老人家就是要加捐加稅，小人們買賣略好些，總可以孝敬的。但是這一個小買賣，總求二位大人格外施恩，賞結小人們，接着做去日後略積些須餘錢，總得給恁倆老人家塑個像兒的。說着哭着，連連在堦下碰頭不已。江朝宗怒道：胡說誰來加你們捐納你們稅的？因爲這元宵名兒不好，方不准你們賣的。誰來要你們塑像呢？那賣元宵者又央求道：大人既說這個名兒不好聽，請大人賜一個名兒。小人們就在堂下同行公議，永遠不叫舊名兒，就是啦！江朝宗又將公案一拍，大怒道：叫你們不准賣這個東西，你們偏要賣這個東西，有意違抗王法，還不與我都滾下去。如再看你們賣這個頑意兒，一定將你們當做亂黨懲辦，說罷也不聽那些小百姓們分辨，便與吳炳湘二人一同站起身說了一聲：退堂。轉身向後堂去了。那許多哀哀苦苦的

如此下臺
何算僥倖

還是小百
姓們可憐

總算是見
機的

小百姓見堂上坐的兩位大人都不聽他們分辨，就逼着退堂。大眾都明白這樁事兒，勢難挽回了。加着那些左右狐假虎威的狗爪子，見這件案子並沒有許多油水，吃也就不拿正眼去看他們。直待吳炳湘、江朝宗二人剛走進堂後，白虎門便橫着眉毛，豎着眼一擁向前，拳打腳踢，將那許多小百姓轟了出去。大家都糊裏糊塗，被他們拖進來，又糊裏糊塗，被他們轟出去。始終不知犯的是什麼罪，最可慘者，那些被捉的家眷，驚地見家裏遭了官事，不知是犯了什麼殺頭充軍的彌天大罪，於是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姊妹兄弟兒女，鬧作一團。人人都懷着破產亡家的感想，直到各自了案之後，纔算忍住眼淚。但是驚弓之鳥，那一種畏禍之心，總有些兒放不下。再說那元宵是不敢賣了，驚地改行，不知是做什麼買賣纔好不覺又添了一種失業的淒涼。仍是雙鎖眉頭一遞一聲長吁氣，還有許多站在一旁，煩空頭心的人，如那賣燒餅、油菓兒、饅頭、餛飩的大老板，聽說賣元宵尚且犯法，如這燒餅、油菓子、饅頭、餛飩等類，大約也在嚴禁之列。暗忖與其臨時吃虧，不如預先改業。因此那胆小的人改行的改行，歇業的歇業。由此類推，那市面上就是做大生意、大買賣的商人，沒有不是慄慄畏懼，將偌大一個

這就是一
人求福萬
姓遭殃

原來你們
都是把守
大門賊狠
嚇何妨御
親征

原來如此
宜乎大事
不成

都會鬧得風雨飄飄。噤噤之氓。何嘗不都受未來大皇帝的厚福呢。按下不提。且說袁世凱見西南風愈刮愈緊。東南各省的警電。接着連連的飛來。雖然天天有活寶在他左右。預卜天機。却不能破敵解難。再如那許多左右羣僚。除了幾個咬文嚼字之流。在御前大會議上。說幾句空話。其餘如雷震春。江朝宗。吳炳湘。倪嗣冲。段芝貴。幾個莽漢。時常磨拳擦掌。躍欲動。無奈他們都站在吃緊地位。勢不能遠離一步的。其間只有段芝貴一人。未曾擔認職務。但是他的名分。雖屬閒散。而他在府裏內內外外。實在跳得不開。袁世凱却也離不了他。在左右因此。袁世凱與左右羣僚。在御前大會議上。計劃出師。南征。總想不出一個統軍的大元帥。討論了許久。還是袁世凱想起來一員。大將便向羣僚說道。第七師師長張敬堯。平常很驍勇的。我想這一個頭陣。派他去闖。罷大眾聽了。以為這乃是拚命的事。並不是什麼請願勸進的好機會。可以隨便邀榮的。因此對於自己。大家都存了一個願退不願進的觀念。既是對於自己。沒有什麼競爭。所以對於別人。也就唯唯否否。聽袁世凱說出張敬堯大眾由是都一口同聲的贊道。好極好極。南征總司今一席。因此就決定了。按張敬堯乃山東嶧縣人。氏統率第

寫到如此
至矣盡矣

吾服著者
真寫得出
來

總算是用
之得體

七師原駐紮北京南苑亦是袁世凱的左右翼雖然袁世凱本特模範團拱衛軍兩軍爲左輔右弼的保障所以欽命兩個太子統轄誰知做太子的他從結胎時節就帶了一種靠着老爺子享福的命運若他想他苦心苦力結老爺子做千城豈不是倒行逆施令他做沒有天理的事麼所以袁克定袁克文兄弟二人將那模範團拱衛軍的兵士都練得齊齊整整孃孃婷婷打扮出來真比泥塑木雕西洋景裏畫的還威武些若論那兩軍的戰術或是站一個道兒或是走一踫對子或是挑行列隊唱一曲軍歌或是碰着太子高興的時節調到空曠荒野的獵場上打幾隻野鷄捉幾個兔子實在要得精巧伶俐活潑潑地若調他到戰場上沖鋒對壘恐怕一個個都抱着大烟槍僅能開步向後跑袁世凱却也曉得這兩軍的威武特命他專供那歡迎送的差使那準備臨陣拚命的軍隊就專靠第七師做護身符在他尋常的心理上想着對於鄰邦他乃是辦外交的聖手可保一萬年內不動干戈若是各省亂黨暴動以本地所練之兵殺本地所處之人足能對付因此將第七師留駐南苑准備作近畿的保障不料滇軍獨立之後黔軍接踵而起兩湖兩廣的態度皆在風雲難測之中尋常最相信可靠的如

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
擾之也
我也以為
古怪

真是打算
得周到

勸君不必
高興自有
懊惱之時

南京馮國璋徐州張勳都未十分向他點腦袋鬧得他八方不放心萬分無奈纔想到張敬堯身上但是張敬堯得了這個消息心裏也就暗忖了一番怎麼合全國百數十萬兵首先就派我出伐咧就近如湖北有石星川黎天才兩師湖南有曹錕一師江西有馬繼增一師不調遣出伐首先一個當頭砲就打在我的腦袋上這其中必定又有什麼用意轉又想到哦想必主子有些不放心他們或者主子因為他們的兵力只能鎮壓本省亂黨不能遠調出征的復又想到自己身上男兒志在封候難得有這些烽火傳來正是咱家爲大將的升官發財好機會又不是去打外國人我又何必不大着胆兒前進呢主意打定便一心一意等待王命不多幾日果然見了正式命令特命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爲征滇軍總司令又命第三師師長曹錕第六師師長馬繼增爲征滇軍副司令又命曹錕馬繼增二人就近先行出伐刻日入川這三道命令頒布出來暫不說那曹錕馬繼增兩個副司令如何出伐如何用兵先說張敬堯接了這道命令不由分說自然先進府裏去請訓袁世凱見了張敬堯當頭賜了一碗又香又甜的濃厚米湯把個張敬堯灌得爛醉如泥恨不得將自己身子剝成萬段獻與袁世凱也是

官家用兵
正是如此
何足奇哉

妙
比喻得真

若輩富貴
革命黨當
然不值錢
矣

即此亦不
易矣

心。甘。情。願。請。訓。之。後。那。都。中。文。武。官。僚。也。有。來。與。他。賀。喜。的。也。有。來。與。他。餞。行。的。大。衆。都。趁。着。熱。鍋。噓。裏。加。柴。火。不。免。又。鬧。得。花。天。酒。地。那。裏。顧。得。什。麼。厲。兵。秣。馬。呢。一。日。斬。雲。鵬。張。懷。芝。段。芝。貴。倪。嗣。冲。江。朝。宗。雷。震。春。吳。炳。湘。七。人。公。宴。張。敬。堯。在。六。國。飯。店。那。席。上。坐。的。盡。是。些。橫。眉。豎。眼。粗。漢。子。好。像。油。炸。螃。蟹。似。的。攪。手。攪。腳。橫。在。席。面。上。說。張。道。李。無。非。將。革。命。黨。罵。得。不。值。半。文。錢。各。跨。自。己。威。武。有。時。提。到。張。敬。堯。出。征。的。事。無。非。說。些。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的。吉。利。話。記。者。也。沒。有。許。多。閒。筆。墨。跟。隨。他。們。耍。官。腔。官。調。兒。接。說。張。敬。堯。的。結。髮。夫。人。胡。氏。乃。山。東。曹。州。府。人。他。的。父。親。叫。做。胡。雲。瑞。家。裏。乃。世。代。行。商。專。靠。着。販。賣。皮。貨。爲。業。三。代。以。來。倒。也。混。得。有。三。五。萬。金。財。產。粗。衣。淡。飯。頗。能。當。受。得。溫。飽。二。字。無。如。天。意。總。難。得。遂。人。願。胡。雲。瑞。年。將。八。秩。雖。然。混。得。小。康。奈。膝。下。凋。零。堂。前。很。覺。得。寂。寞。伯。道。無。兒。左。思。有。女。自。然。將。胡。氏。當。做。掌。上。的。明。珠。當。胡。氏。出。世。的。時。節。還。有。一。番。怪。兆。待。記。者。從。下。回。慢。慢。的。寫。來。正。是。

獻媚奴才真善變 無辜百姓又遭殃

評

占此惡兆
必定是生
一個怪物
也

寫活寶那一番醜態，非真寫活寶也。乃寫袁世凱耳。果袁世凱是一世之英雄，行事能獨操明斷之毅力，必不爲一活寶所蠱惑。若爲活寶所蠱惑，其作爲必不足誇一世之雄闊者。若認寫活寶之筆，是正峯則特駭矣。

藉一小小賣元宵事，寫出社會上的淒涼人民的痛苦，令人不能卒讀。噫！大皇帝害人甚矣。

第七十六回 大將軍落魄譜求風 胖夫人牽衣歌折柳

話說胡雲瑞年將入秩，家道雖混得小康，怎奈膝下凋零，很覺得堂前寂寞。伯道無兒，左思有女生了。這個胡氏自然當做掌上的明珠，前回已曾表過。但是胡氏出世的時節，還有一段怪事說來也。很有趣味的相傳。胡雲雲的夫人婁氏，身懷胡氏將分娩的日子，曾占一個惡兆，見一靛臉獠牙力士，手持雙斧，直撲婁氏懷中。婁氏被他驚醒，未越三五分鐘，就生產胡氏。胡雲瑞一見生的是個女兒，心坎裏就有些不如意。後來又聽婁氏說了那一番惡夢，越發不高興了。心坎裏時時暗村道：這一定是個妖怪投胎。

大有金頭
蜈蚣寶氏
的氣概此數語全
爲後文寫
引子也非此不足
舉大將軍
抗儘

但是。他。膝。下。無。兒。僅。此。一。女。胡。雲。瑞。也。就。退。一。步。想。將。這。個。女。兒。捧。起。來。恰。好。胡。氏。在。襁。褓。之。中。日。久。天。長。也。就。養。得。又。白。又。胖。一。對。眼。珠。兒。灼。灼。有。光。一。張。小。嘴。巴。噉。噉。的。轉。好。向。人。笑。若。在。他。五。官。上。看。去。濃。眉。大。耳。比。一。個。男。孩。兒。還。強。壯。得。多。待。到。五。六。歲。時。節。儼。然。就。是。一。個。男。孩。兒。模。樣。胡。雲。瑞。也。就。將。他。當。作。兒。子。看。待。每。到。高。興。之。際。給。他。排。一。個。八。字。算。一。個。命。都。說。他。有。封。候。拜。爵。之。分。胡。雲。瑞。起。初。那。裏。相。信。這。後。算。了。四。五。個。命。人。人。皆。是。如。此。說。將。胡。雲。瑞。與。妻。氏。二。人。也。就。說。得。將。信。將。疑。了。時。常。夫。婦。二。人。相。對。閒。談。道。或。者。我。家。這。個。女。兒。是。花。木。蘭。投。胎。也。未。可。知。既。然。有。這。大。的。希。望。想。必。是。咱。倆。夫。妻。行。了。一。輩。子。善。事。皇。天。不。負。苦。心。人。賜。咱。倆。這。一。個。善。果。如。此。咱。倆。也。不。必。給。他。梳。頭。也。不。必。給。他。裹。腳。也。不。必。給。他。穿。耳。朵。真。到。長。大。成。人。的。時。候。招。一。個。養。老。女。婿。到。家。裏。來。還。不。是。同。兒。子。媳。婦。一。樣。嗎。妻。氏。一。聽。這。番。話。正。合。己。懷。於。是。就。將。胡。氏。當。作。兒。子。看。待。慣。養。得。姣。貴。非。凡。最。可。怪。的。胡。氏。長。到。十。五。六。歲。時。候。並。不。愛。弄。脂。粉。一。心。愛。的。是。耍。弄。拳。棒。脾。氣。若。不。發。作。尚。有。些。須。溫。柔。態。度。若。一。發。作。比。雄。獅。猛。吼。還。要。暴。烈。呢。按。山。東。曹。州。府。的。人。民。性。情。本。生。來。強。悍。加。着。胡。雲。瑞。夫。婦。愛。女。

恐怕還不
只於此

非此怎能
做得大將
軍的夫人
必有所以
而後可以
忍受也

過深所以見了胡氏那般橫暴並不經意了直到胡氏長至二十一、二歲時身幹養得碩大無朋好像一尊彌勒佛那知他的身幹過得一天癡肥一天他那剛強的脾氣也就隨着癡肥二字一天增長一天不但打雞罵狗冲鍋搗灶的本領是色色精通還練就兩條木棒極真有萬夫不擋之勇上下飛舞左右盤旋乃是他生平的絕技若當他脾氣發作之時就將兩眼一橫擲着兩條木棒極如耍流星一般直滾進取就是胡雲瑞妻氏擋了他的道見他也要孝敬兩下鬧得街坊鄰舍親戚友朋見着他都倒退三步大衆公送他一個綽號叫做母夜叉他自視也有些倨仰天地唯我獨尊之概胡雲瑞見他這個寶貝女兒慣養得此等脾氣心裏也有些兒發煩要想將高就低招贅一個養老女婿無奈四方八面親友都受過胡氏兩條棒極上的教訓雖然可以坐享多資實在有些怕皮肉痛苦因此十家提到胡家大小姐就有九家搖腦袋這年也是鴻鸞星高照在胡氏頭頂上偏偏碰着拾古董的張敬堯並沒費什麼手續就與胡氏定了百年之好過門以後張敬堯一見胡氏生長得那般癡肥心裏老大不高興當其時張敬堯尚在浪跡江湖未曾得手的時節心想生米業已煮成熟飯了好在藉泰山之

苦命

我却覺得
真難看

靠還能保得些須饑寒不得已。看在孔方兄分上，打了一遍退算盤，只好放開肚皮去裝載。但是閨闈之間，時興夏楚，張敬堯早將怕老婆的都元帥頭銜高加在腦袋上了。俗語說得好：怕老婆的人最容易升官發財。走洪運，張敬堯最相信這一句話兒。就實行做那一個怕字，漸漸兒成了習慣，也不覺得什麼苦惱。後來張敬堯手握軍符，依然遵守那怕字舊法。這不但是習慣上難解，還有大半是迷信上的關係。張敬堯恐怕一旦反戈就要倒運，因此將他的胖太太供奉得如天官財神一般，可憐胡雲瑞老夫婦二人總算八字兒都生得不高妙，盼到他的姣女出了嫁，女婿也得了時，正好老夫婦坐享幾年歪屁股福也。還值得誰知他倆的屁股都不十分平正，尙未沾着正座的邊兒。老夫婦二人就手攙手兒去遊地府，他女婿擁兵的威武掛帥的榮耀，那會看着一眼。若是各自有靈，不過在九泉下含笑而已。這都是節外生枝，已往的舊事，記者也不贅談。接說張敬堯那日在六國飯店吃得醺醺大醉，宴散之後，一車兒飛到自家廡所，扶着兩個馬弁歪倒，踉到胖太太房裏。這時胖太太一手抓住一塊大餅，一手端了一瓊高糧酒，面前架了一大盤紅燜肉，四個就酒的熱碟兒，還有一盤兒狗尾椒一

固一時之雄也

這個圈套兒不容易攆得出來

此所謂小人得勢便猖狂也

太太却說得不錯

盤兒大頭葱紅紅綠綠的排列得真好看。胡氏正在狼吞虎咽之候。一時瞥見張敬堯歪歪倒倒跨進房門。便將眼珠兒一瞪。說道：「您怎又鬧得這個樣兒？不知可喝了幾杯酒？就要做狗了！我看您真不是一個漢子。」一邊說。看一邊。仍是一口大餅。一口生葱。一口高糧酒。的大喝。大吃。張敬堯聽胖夫人說了這番話。撲簌簌流着眼淚。道：「無論我是做狗不做狗。現在業已上了圈套兒。啞復又狂笑一陣。道：「咦！我居然也掛帥了！我居然也出征了！又向他的胖太太說道：「太太！我這次奏凱歸來。還怕不是封妻蔭子嗎？說到這句話。復又狂笑了兩聲。那歪歪倒倒的身條。緊跟着他嘴巴裏吐的那般酒氣。立撲到胡氏面前。胡氏也不管他是醉是醒。便將酒杯兒一擲。向張敬堯嚷道：「我看您也是想升官想瘋了！別人想升官。都爭着進京來求的。那裏還有出京能夠求官求宰呢？況且出征打仗。我從來就沒聽見過做總司令官。須要當頭去的。我還聽着人說什麼馬革裹尸。凡要出馬去打仗的人。都要用馬皮裹回來的。那時看您可笑不笑啦！這時張敬堯業已醉得不知人事。仍是吃吃的發笑。一歪身倒在自己臥榻上。呼呼大睡。也不問他的胖太太說什麼。馬皮牛皮恍惚迷離。他早已夢到邯鄲道。上去了。這時胡氏見

夫人也真
算聰明絕
頂了小心又發
脾氣了

胖太太居

他丈夫業已沉沉睡去。那一張喇叭嘴，也就被些大餅饅頭，擡住了。次日晌午，張敬堯的酒病已清，與他的胖太太胡氏同坐在自己房裏，閒談了許多家常話。偶爾談到南征的事，胡氏忙接着問道：「我且問你，您今天也吃什麼？餓行酒，明天也吃什麼？送別酒忙了這多天，我還沒曾問你。您倒底往那道兒去呀？」張敬堯便長歎了一口氣道：「噫，說來這樁事兒也算得是利害，害我却也不能與他拒絕。若問我的心事，也實在不願與他拒絕。但是問我的心裏，確實不是一定想謀這樁事兒的。嘴巴裏說着，又是嘆氣，又是嘻嘻的發笑。胡氏聽他說得越發不明白，便發急道：「你倒底是往那道去？」鬧了這久，也不吐半個字兒。什麼願不願，不能開個不休。我不問您的話，我只問您往那道兒去？怎麼活了這大年紀，連話也說不清楚呢？」張敬堯被他逼得沒法，只得從頭至尾，將征演的事兒細說了一遍。胡氏不聽這番話，還好聽了這番話兒，不覺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吼一聲道：「這樁事兒從我這裏說起，就算是二十四分辦不到。張敬堯聽他這一吼，也就有些發怔。正待回問他的，所以胡氏復又說道：「我只聽您說什麼南征北征，還不知道與誰去打仗。原來您去打革命黨呀！你真是一個糊塗蟲。那革命黨

然也有這
等眼光
絕妙土婆
子的口臉

原來的領軍
在本領只
在數點眼
淚兒上呀

其如行不
能正坐不
能正何

的利害您還莫嘗怕麼半空中他能攢炸彈黑天底下他能放手槍大清朝的宣統爺都被他趕跑了您有多大本領敢與他對手呀況且當朝的副總統他也是革命黨頭兒他又與大總統是兒女親家您就是打勝革命黨只要他在親家翁面前歪一歪嘴巴還怕您不是將功折罪嗎張敬堯聽胡氏這番話忍不住便要笑將出來後又忖道他雖然發的是怪議論却也有些兒怪理給別人打江山總是無味的事想到這句話心裏就有些躊躇便自言自語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現在又駐紮近畿怎敢說違抗不受命咧噯總怨我的志氣太大了想着不由得灑了數點眼淚兒胡氏見張敬堯哭將起來又忙着勸解道這算什麼爲難的事咧看您身爲大將軍連自己的主兒都做不了麼還哭些什麼咧實對您說罷一個人生在世間上是要做得給別人怕的若要處處去怕人那還有什麼滋味慢說您是一個男兒漢大丈夫手下還統帶這許多兵將就是如我這個土婆子三句話說不對頭俺將眼珠兒一瞪舞開俺的兩條木棒槌誰不是聞風走避呀人說天不怕地不怕除了閻王就是我大還說只要行的正坐的正不怕豺狼虎豹向我把眼瞪這都是咱們婆婆經上有的您也該聽人說過大

果能如是
倒也熱鬧只好曲體
哀求大將軍的
威風固如
是乎

總。統。算。得。什。麼。就。是。大。皇。帝。又。算。得。什。麼。關。老。娘。的。脾。氣。一。路。花。棒。槓。打。上。他。的。金。鑾。殿。看。他。可。擺。威。風。不。擺。威。風。說。時。那。一。對。眼。珠。兒。業。已。瞪。圓。了。張。敬。堯。早。已。領。教。過。他。胖。夫。人。的。利。害。比。時。見。他。眼。珠。兒。已。睜。圓。知。道。快。要。發。他。的。母。豬。瘋。倘。若。待。他。發。作。之。後。真。若。抓。起。兩。條。木。棒。槓。混。打。出。去。雖。然。打。不。上。金。鑾。殿。但。是。京。城。裏。又。要。添。出。一。番。笑。話。兒。便。慌。忙。向。胡。氏。笑。道。並。不。是。主。子。他。命。我。出。征。乃。是。我。自。己。請。命。的。胡。氏。冷。笑。了。兩。聲。道。好。：。：。好。：。：。既。是。您。自。己。去。找。死。我。就。：。：。這。句。話。還。未。會。說。完。順。手。摸。了。一。條。木。棒。槓。照。準。張。敬。堯。劈。面。打。來。幸。虧。張。敬。堯。的。手。尖。眼。快。忙。將。身。兒。一。閃。腦。袋。一。偏。舉。起。一。隻。手。來。將。胡。氏。右。腕。托。住。那。兩。個。腿。灣。兒。若。似。扭。筋。的。一。般。不。由。自。主。漸。漸。曲。將。起。來。那。兩。他。膝。蓋。兒。也。就。跟。着。跪。下。去。了。嘴。巴。裏。連。連。說。道。太。太。您。何。必。如。此。動。氣。呢。請。您。聽。我。分。辨。兩。句。果。然。辨。得。有。理。咱。倆。再。作。商。量。若。真。是。辨。得。一。分。理。兒。都。沒。有。太。太。您。就。將。我。葬。送。在。這。棒。槓。之。下。我。就。是。死。了。也。是。感。激。的。的。說。得。愁。眉。苦。臉。好。像。又。要。哭。出。來。的。樣。兒。胡。氏。見。他。這。般。哀。告。手。腕。兒。不。覺。得。一。頓。那。條。木。棒。槓。順。着。手。腕。之。下。也。就。掉。在。地。下。了。胡。氏。忙。說。道。您。要。變。您。就。變。罷。看。你。變。出。一。個。做。什。麼。

只好是自
怨自犬

這就難了

然則奈何

東西來張敬堯得着這句話如同奉了丹詔。綸音正想碰一個響頭謝恩偏巧遇着一個不做美的小丫環寶鳳捧着兩碗茶進房張敬堯一眼瞥見忙要了一個鴿子翻身爬起來順着身勢就向床上一躺直待寶鳳出了房門胡氏便問張敬堯道您這要的是老戲法害些什麼臊怕些什麼人還不與我快變呢張敬堯道說來總怨我自己不好我若將富貴兩個字看破了也不至將自己的身兒聽別人擺弄誰不知道自己性命寶貴誰不知道出兵打仗乃是拚性命但是一沾惹富貴兩字的氣味大半都將生死關係看淡了如我的性情却與衆不同我是一方面貪戀富貴一方面還要愛惜性命所以奉了那南征之命心裏真想不到自主法兒明知北兵南下合天時地理人事而論皆難獲利況且我自幼雖學的是陸軍但是統兵以來就沒見過什麼打仗的事如今想抗命不去又怕失了富貴機會欲想整隊出師又怕保不住性命危險我何常不曉得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就是這一時之間實在教人難決進退太太您結我想一想我若沒有富貴性命四個字在腦壳裏打架又何必這樣的左右爲難咧太太您想我是去的好還是不去的好胡氏聽說默想了片刻便向張敬堯道我看還是去

這是最要緊的
說得妙篤
反顧前文

可見尋常不問事也

這兩人的愛情真深厚

儼然一齣哭宴只少紅娘耳

的好如您所說得話兒又不是向外國人打仗今去掃平內亂的事兒正是你們大將軍擺威風的機會何必縮頭縮尾躲在這北京城裏做什麼咧再說那富貴兩個字却提起我一樁舊事來我從小時候也曾聽我爸爸說過的說我是一個天神投胎我媽生我時節曾夢見一個青臉獠牙的天神撲到懷裏然後就生產我大家都說我是天神投胎後來請算命先生給我排一排八字都說我有封侯拜爵之分想我乃是一個婦女們怎能夠封侯拜爵呢或者是應在您的身上您此番打了勝仗回來封侯拜爵豈不是同我封侯拜爵一樣麼說得張敬堯大悅一翻身跳起來道太太既有這大的喜兆何不早說呢您若早些說出來我也不胡思亂想左右爲難了既然如此咱倆不必說二話一定趁早出征二人說着笑着胡混了一夜次日張敬堯趕到南苑司令部點兵調將足足忙了十多天纔把先鋒隊由京漢火車先期出發自己便擇了一個黃道吉日高樹一面帥字旗率領一旅護衛慢慢兒也從京漢火車前進當張敬堯出伐的先一日就與胡氏太太二人說長道短逾了一夜眼淚次日胡氏親送張敬堯登車道前衰柳枯楊繁不住離人之轡金戈鐵馬排列成行萬綠叢中一點紅就是胖太

這是最要緊的事

太牽衣道左也。汽笛三唱，張敬堯忙着上車。胡氏一把捉住張敬堯的佩刀，做出生平從未做過女兒態，擠了兩點眼淚，向張敬堯說道：「真到打仗的時候，你千萬不要當頭陣。張敬堯也忍着眼淚道：『太太請放心，無論勝敗，我總是要回來的。』說了這句話，眼眶兒一紅，翻身跳上車去。胡氏復撲在車牕上，道：『南方有的是女妖怪，你千萬莫要被他的迷惑……』住了兩字，尚未吐出來，車兒業已開駛。胡氏便哇啦一聲向地下一滾，兩頭蹣跚得如活元寶似的，爺長娘短哭將起來。那一副喇叭，嗩子裏在車輪轉轆之間，隱隱滾到張敬堯的耳朵裏去了。正是：

富貴古今如騙術，別離滋味最銷魂。

評

胡氏出世之初，其母夢占異兆，此乃著者形容胡氏醜怪之筆。惟其生來是一個醜人，方若是作怪讀者若視為榮貴之異兆，則大誤矣。

胡氏勸張敬堯一場字字說得人作嘔，而字字引人發噱，的是雋筆。

第七十七面 一團高興秣馬屢兵 片刻閒談心驚神悸

足下的主意却打錯了

來日方長大難尚在日後呢

好一講老滑頭的口吻

話說張敬堯統轄第七師南下。自與胡氏分別之後。星夜奔馳。不逾三日。到了湖北武昌。比時湖北將軍王占元親率二百名衛隊。迎接到兵站。那迎接王師的禮節。不待記者贅言。自然是優隆無比。座中談到滇軍的狀況。王占元便將滇軍聲勢細細說了一遍。張敬堯復問貴州龍建章劉顯世的態度。王占元道。現在人心難測。恐怕都是站在一傍看風頭的。張敬堯笑道。却不妨事。這乃是現在做官的新法術。只待咱們大軍一到。還怕他不望風而轉麼。王占元道。這句話兒說不定。劉護軍使聽說與唐繼堯私交很厚。況且戴勦也駐貴州。他們都是進步黨。與梁啓超有秘密關係。龍建章現在很受他們欺費。軍到了交戰地。若不先給滇軍一個下馬威。要想先去聯絡他們。很不容易。張敬堯聽說。頓將兩條掃帚眉愁鎖起來。連聲說道。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轉又說道。陳宦乃是主子特賞的人才。主子待他很好。他該不至於變心罷。王占元連連搖着腦袋道。年紀輕的人。那懂什麼。是非恩怨。現在他是很忠事中央的。將來的態度如何。我却不敢決定了。張敬堯笑道。您真是慮得太遠。如今這年頭。時時變。刻刻新。咱們過一天算一天。將眼前混得好看。就算得啦。那裏管得什麼長久。我看您總算是

代人計劃
雖然像煞
周密可惜
未必能如
您算也

的是有一
番經驗

洪運當道。湖南有湯翰銘給您做先鋒。南京有馮國璋給您做屏障。河南趙倜。江西李純。安徽倪嗣冲。誰不能代您打頭陣呀。真到不能解決之際。京漢鐵路上很能夠向中。央求援。再不然租界祇隔一江一葦。航之也能够保全性命。總比我奉命南征去打頭陣。好得多。王占元連連將腦袋瓜兒搖個不住。接說道。你快些不要這般說罷。馮國璋早已野心勃勃。獨自稱雄。倪嗣冲趙倜。雖然兩個大草包。能够閉着眼睛兒打兩仗。但是君子務本。那裏有捨己從人的道理。咧。你莫看他們扯開嗓子乾叫。今天也要出師南征。明天也要調兵南伐。咱們自家人說一句老實話。罷誰不是挺着肚皮放的是空心砲。啣就是他能調幾營來幫助我。大事不成。玉石俱毀。那是不待說的就是。大事成功之後。若是顧惜交情的人。縱不宣賓奪主。也要鬧得您鷄犬不寧。我現在再也不敢靠着別人做護身符了。再說李純的態度。業已變得與馮國璋相同。四方不得罪人。四方要想做大好老。若論現在的狀況。他還想我幫助那能夠幫助我。咧。再說租界上。乃是革命黨會聚之藪。咱們跑去豈不是自投羅網麼。現在最危險的就是租界隔得太近。聽說各方革命黨紛紛的都來到漢口。又要重新鬧那黃鶴樓大戰。爭鬧得我日

快
罵得真痛嗚呼中國
報紙之信

夜戒嚴心坎裏沒有一時安靜你還要羨慕我這真比罵我還利害些張敬堯道無論如何湯薌銘他總可與您手臂相助的王占元歎了一口長氣忙搖手道您快些不要提他您要曉得這一次的湯將軍却不是往年的湯屠戶了張敬堯大忤道難道他也入了革命黨了麼王占元道黨字咧我却不敢一定說他是的但是看他拍到中央的那個電報實在有些兒革命臭味張敬堯急問道我怎麼沒會看見呢王占元道您老哥是軍書旁午那裏在這些地方留心喲張敬堯不覺臉色一紅隨即忙問道你這裏可有存的稿兒麼我却要看看他放的是些什麼屁王占元連聲說道有……有……說着便在他辦公的棹兒裏翻了半天纔翻出一條報紙剛遞結張敬堯張敬堯一眼瞥見是一張報紙條兒還沒定睛去看就笑了兩聲道報紙上載的照例不見得真實王占元道這是具名特電不會假的張敬堯接着草草看了兩行便歎了一口氣道他又在那裏做些什麼糊塗夢啞可見現在人心真難測度哦他的哥哥湯化龍跑到南方來胡搗亂他因而跟着老兄的腳後也想吃些新鮮露水的啞湯鑄新您真算得既歎且蠢了求榮耀的事何必分別新舊咧若說革命黨的事業是新派人做的依我見

妙論
大可加
蛋巴圖
的頭銜
魯

蔣軍却有
石錯之遺
風果然用
此手段惜
乎不得當
耳
此所謂武
人政策

解。看。起。來。如。今。咱。們。恢。復。帝。制。也。算。不。得。是。舊。派。要。曉。得。革。命。黨。的。勢。力。在。辛。亥。是。很。出。風。頭。今。從。時。勢。上。說。已。是。黃。花。晚。景。了。他。們。革。大。清。朝。的。命。由。君。主。而。共。和。就。算。得。是。維。新。咱。們。現。在。革。他。的。命。由。共。和。而。恢。復。帝。制。難。道。就。不。算。是。維。新。嗎。鑄。新。他。本。來。是。一。個。極。明。白。的。人。怎。麼。這。一。時。又。糊。塗。起。來。把。個。新。字。看。得。這。樣。的。死。呢。王。占。元。道。我。看。這。個。電。報。必。不。是。湯。薌。銘。的。本。心。或。者。他。受。了。乃。兄。濟。武。的。騙。術。也。未。可。知。張。敬。堯。道。不。問。他。受。騙。不。受。騙。總。算。湯。薌。銘。是。一。個。糊。塗。不。能。辦。事。的。人。無。論。如。何。湖。南。將。軍。的。印。總。算。操。在。您。湯。薌。銘。手。裏。生。死。之。權。您。自。己。很。能。够。做。主。如。這。等。朝。南。暮。北。昨。是。今。非。的。搗。亂。老。哥。若。在。我。的。手。裏。早。已。剝。成。八。塊。還。留。着。現。什。麼。世。呢。古。人。尚。能。大。義。滅。親。咱。們。當。營。混。子。的。殺。不。了。一。個。老。兄。還。算。什。麼。英。雄。好。漢。轉。又。瞪。着。兩。隻。眼。珠。兒。向。王。占。元。說。道。您。莫。瞋。我。雖。然。認。得。幾。個。雞。蛋。大。的。字。但。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事。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最。痛。快。如。那。一。般。咬。文。嚼。字。酸。秀才。不。斬。盡。殺。絕。怎。能。夠。天。下。太。平。嘍。王。占。元。連。連。稱。贊。道。這。句。話。我。極。端。贊。成。我。若。將。來。得。手。之。後。一。定。與。您。表。同。意。的。張。敬。堯。狂。笑。了。一。陣。道。您。這。纔。是。咱。們。弟。兄。夥。子。裏。好。同。志。咧。王。占。元。又。歎。了。一。口。

原來將軍
是一個明
白人

法兒雖好
可惜司空
見慣矣

若不想做
大好老誰
願做故拚
命呀

長氣道：「無論是好同志歹同志，我是站在一旁擔慮。細想起來，真是鬧得不值當。張敬堯反又勸解道：「您不值當比較我總好得多，又不要您去衝鋒對敵，安然坐在這把將軍椅兒上，手底下還掌着這許多兵，慢說湯蘊銘等未必來與您爲難，就是他來與你爲難，您就掛上嚴守中立，保衛地方的旗號，還是可以安然自在的。」王占元連連搖着腦袋道：「這一種騙術早已被各省將軍用爛了。我若接踵而起，又算得什麼稀奇？要曉得這套把戲要多了，那中立將軍也要與中立將軍起衝突的。況且手掌下那些軍隊，雖然名分上是歸我統轄，那精神上早已各自分心了。張敬堯不聽這句話，則已聽了這句話，頓然大驚，急忙問道：「怎麼您統帶的軍隊也靠不住嗎？」王占元道：「兵士咧一個個倒是好兵士，其奈那些兒軍官都想做大好老何，您想黎天才、石星川，他倆都是黎宋卿的舊人，黎宋卿現在抑鬱不得意的時節，他倆自然是各存一心。我早聽說他倆的態度業已撻拳擦掌，吹鬚子瞪眼珠兒，躍躍欲動。這等人還靠得住嗎？」張敬堯聽說發了半晌怔，復又笑將起來，向王占元說道：「這事兒有法處治的老兄，您不必多慮。我卽刻打一個電報到北京，包管他不敢胡鬧。」王占元一聽這番話，很覺詫異，心想：難

未必

我也以為
靠不住

妙在打官
話真可以
加得雙圈

道他還有偷天換日的本領麼。我倒要請教請教他。便忙問道。勛臣兄。您這電報怎麼措詞呢。張敬堯道。你不說他是黎宋卿的舊人嗎。實對您說罷。主子所以用虛榮套着黎宋卿。又用權術騙着黎宗卿。正是將他當着一尊泥菩薩鎮壓他手下的小妖怪。黎宗卿的爲人却也很容易給人用的。我想拍一個密電給主子。就說石星川黎天才二人的態度很不明瞭。恐怕變在早晚。不如由主子再加黎宋卿一頂高帽兒。轉托黎宗卿向着他倆跳一個花臉。豈不將那干戈兩字就無形消滅了麼。王占元聽罷。默想了半天。方擺着腦袋道。不安。不安。張敬堯忙問道。怎麼不安呢。王占元道。黎宋卿這次反對帝制。總算是明目張膽與親家翁做了對頭。現在他雖住北京城裏。那是貪戀什麼富貴。實在被主子派些軍隊明爲保衛。暗地看管。將他輾囚住了。他何嘗不想臂生兩翼。早一天飛出這樊籠。若再去請他做和事老。他那裏肯。咧。再說石星川黎天才。二個禍害。雖然是黎宋卿的舊人。但是現在對於黎宋卿的感情。亦不過是打一句官話而已。若問他倆的居心。我恐怕都是借着黎宋卿做一個題目。文章還怕是在自己身上呢。張敬堯聽說。復想了半晌。便點了兩點腦袋道。您這話說得很不錯。果然他倆

這乃是做夢

這纔是政界中老滑頭也

跑了最佳

是黎宋卿的死黨。應當早就反對。希制宣佈。獨立了。王占元笑道。對呀。您這句話兒。就說得不錯。啦。張敬堯又說道。無論話兒說得錯不錯。何妨。先拍一個密電去探一探。消息。或者能如咱們的心願。大家聯纜到一條道兒。同心去打唐繼堯。那個臭小子。他就生長三頭六臂。也要打得他抱頭鼠竄的。王占元聽着。半晌纔說道。只好做着再看罷。當晚張敬堯。回到行軍司令部。忙將黎天才。石星川的態度。秘密電達袁世凱。又將請黎宋卿。做調人的意見。附達在電後。未過兩日。接着袁世凱的覆論。大略說是。黎石既不足恃。余已密令湖北將軍王占元。就近監視。宋卿早不能爲我謀矣。張敬堯接了這將覆電。好似當頭打了一個霹靂。不知怎樣纔好。於是拿着這一紙電報。轉身就跑到將軍府。這時王占元已接着袁世凱的密命。一見着張敬堯。沖口便埋怨道。您那個電報。拍得好呀。你沒有什麼要緊。我倒把擔兒加重了。說得張敬堯。低垂着腦袋。一屁股向那張矮腳椅兒上。一坐長歎。說道。難得很。難得很。又停了片刻道。您的擔兒加重。不過是加意戒嚴。監督他們行動而已。如我現在。統率軍隊。急忙趕上前敵。果真湖南湯蕓銘。與貴省黎天才。石星川輩。皆靠不住。豈不教我左右受敵。進退爲難。麼。說到這一

原來這是
曹大將軍
的老毛病

偏偏大將
軍的毛病
盡都是在
陣前害的

歌舞昇平
四字因開
而得可見
之昇平則
未盡然也

句話便皺着一雙眉頭。自言自語道：「眼看曹錕他是一時不能拔隊前進的，果然教我一個人去放當頭炮，我只好暫請幾天病假，再說罷。想着說着，又與王占元談了幾句閒話，仍回到行軍司令部，接着連拍了兩道急電，一道是電催加兵加餉，一道是自請病假，暫且慢說。袁世凱接到這兩個電，如何發落先表張敬堯，自拍了這兩個電進京後，便就初一點名十五點卯，將所率領的軍隊全數駐紮湖南北附屬的地面上，遲遲不敢前進。那些中下級軍官以及全師的兵士，見主帥遲遲不行，正是他們逍遙的時候，誰肯抱着一桿毛瑟槍向黃沙白草中拚死拚活呢？絲是上下人等樂得逍遙自在，在駐紮的所在地開他一個歌舞昇平，然而當地小百姓們却被他們糟蹋不淺了。記者叙到這裏，不願擲着毛錐子直跟隨他們，敘述那些過場，贖事只得掉轉筆尖兒，再叙一番激昂慷慨的故聞，請閱者細細評量方知咱們中國人不是全無心肝的。先說這樁事兒的發源，就應在袁世凱時時刻刻所妄念的搗亂革命黨身上說來。這話也很長，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完結的。自從辛亥之後，革命軍的旗兒總算得是布滿全國，是時全國人民沒有不曉得新共和國乃是革命軍締造的，沒有不曉得共和政體乃

作者大膽
今日中國
行政上只
有在下者
暴動那有
橫上耶者
專

此是至論

是為人民公共求幸福的迨至癸丑年二次革命起義在一般屋裏先生多罵革命軍是暴烈份子無故搗亂瞎要知人非鳥獸孰不思安誰人情願去流血拚命呢肇禍之因何嘗不是當道元首違法專制方惹得人民羣起反攻若非袁世凱借用武力解散國會廣布偵探殘殺無辜國事不振一味圖私暴斂橫征殃民誤國何至於南爭北鬥鬧得雞犬不寧鬼神為泣咧雖然亂世之爭戰人類不能包括而論獨斷其是如癸丑二次革命的時節凡舉義旗者借以膨脹自己勢力或向政府作妄想之舉或向社會作非分之謀此等不肖之徒以魚目混珠的未嘗無人然推其為害之因仍得歸咎於當道的元首這是什麼原故咧要知元首不作惡人民必無革命的舉動人民既不革命則慄慄的軍人流蕩的土匪無知無識的莽漢皆不能夠乘火打劫了嗚呼回想當年我轟轟烈烈的四個字早被強有力者霸佔如私產我轟轟烈烈共和國的大國民鬧得糊裏糊塗人各不知自治的能力反惹得一般屋裏先生大罵共和政體是製造革命的大冶鑪那革命軍就是傾陷國家的劊子手說者從一方面看去只見東處獨立西處自主罵得未嘗無理但是所以獨立自主的原動力究屬誰人這罪當然歸於

原動力的繇是觀之。非共和之爲害。乃當道破壞共和者之爲害。非革命之爲害。乃中央違法。故促人民起而革命之爲害的。嗚呼。共和開國以來。若是良好兩個字。無形之中。受人的冤枉也。真不淺了。試問共和之後。那些當道的。袞袞諸公。可有一二人說得出共和原理麼。誰不是掛起共和招牌。維持個人的生活。嚙這只可罵共和政體之下。爲政者之不良。却不能說共和政體不善的。記者寫到這時。忽然興起一種舊感。待下回慢慢兒寫來。正是。

壯士臨征多裹足。將軍畏敵怕伸頭。

評

或謂市僧之徒。重榮祿。尤甚於生命。余以爲此言不盡確。當如張敬堯率師南下。正是一團高興。求榮求祿之故也。何到武昌之後。聽王占元一番言語。則不敢前進一步。可見其貪生畏死之心。尤甚於求榮求祿。袁世凱倚若輩爲長城。當然不能長命也。

第七十八面 大英雄出師討國賊 小百姓合衆歎人權

諸君太老
實了如今
的人賭咒
發誓大半
是不算數
的

想必是革
命黨造謠
言

話說當癸丑二次革命之後，民黨一蹶不興，袁世凱獲一時之利，正是眉飛色舞的時候，而一般無知無識的屋裏先生，莫不引噪高聲，大罵革命黨搗亂不已。比時民黨中就有人說：袁世凱想做大皇帝，這話傳播出來，又惹得一般屋裏先生大罵革命黨是妖言惑衆。同說袁大總統如何的熱心愛國，如何的爲民求安，並援引他那煌煌的誓詞，說道：業已通告全國，怎能再收回成命，改稱大皇帝呢？又有人說：袁大總統他老人家要做皇帝，是早已做過了。前清德宗死後，他也可以做皇帝的。清帝退位之際，他也可以做皇帝的。南北統一時代，他也可以做皇帝的。再說他臨時總統就職及正式總統就職的時候，皆可以做皇帝的。有這些兒機會，他不恢復帝制，那能在這內亂外侮的時候，想做皇帝呢？於是都疑革命黨造這一句謠言，是故意搗亂的。誰知轉眼之間，就發現籌安會那大皇帝的招牌，果然高掛起來了。一時風播全國，除却那些少數的官僚，派各自匍匐北向，高呼萬歲，還有一般平民，莫不吁嗟太息，垂着腦袋，歎氣。但是世界上最苦惱的，莫過於無知無識的小百姓，況處於淫威專制之下，包着一肚皮酸水，不敢大喊一聲，那裏還敢起而反抗呢？只得眼睜睜看着他稱王稱帝，各自躲在家

能夠追想
前言還算
其心不死

可憐

十步之內
必有芳草
袁世凱當
然不能一
手遮天

未必如您
的心願

裏結會三五個良朋契友大衆追想癸丑之後革命黨所說的那一句話總算是他們一時天良發現同聲歎道。嗒。可見各處的革命並不是有心尋找他搗亂的。雖然各人嘴巴裏儘管如此談論。但是奮袂而起的終未見有一人這却也難怪他們久處專制之下的小百姓本沒有什麼勢力的。況在袁世凱的腳下做小百姓尤其不敢高呼大叫。只得粧聾。粧啞。隨波逐流。時刻怕遭殺身之禍。那敢挺身革命。咧。或問民氣如此孱弱。民智如此缺乏。袁世凱的皇帝牌兒當然抱在懷裏。高枕無憂了。誰知其大不然。鼎鑊刀俎之下。尙大有人在也。接說本書前卷中曾叙那迷戀小鳳仙的蔡鏗。他自從借病跳出了火坑。一葦放洋。就由天津逃到日本東京去了。若問他的本心。那裏是避難養病。實在他那個葫蘆裏面。尙藏得有最熱鬧的把戲兒。按蔡鏗在辛亥起義的時節。他在雲南軍隊中頗佔一部份勢力。迨癸丑之後。解脫兵權。並卸了雲南都督之職。奉袁世凱特命進京。心想去調和南北的意見。誰知一入樊籠。便失去他的自由。行動拘束得如噤口寒蟬。總算捱了三年的啞叭。千方百計最後借着醇酒婦人兩個字纔得逃出龍潭虎穴。恢復自由。當那蔡鏗解卸雲南都督之時。接替的人乃是他的好

英氣人物
於是二人
之人格定
矣
盡在不言
中的是一
段妙筆

白了。接着與李烈鈞方聲濤笑道。一定是他到了。好得很。咱們實在等候得不耐煩了。李根源剛纔說完這句話。方聲濤忙搶先插嘴道。他既然來了。現在什麼地方。咱們也得碰一碰頭。將這樁事兒計劃計劃。纔好說時。李烈鈞業已站起身來。唐繼堯接着也站起身來。向前攔阻道。咱們就在這裏見面罷。話方說完。只見周得標引着一個白臉秀士跨進房門。身後還跟隨一個大漢。二人皆不滿四旬。生長得英氣勃勃。各自穿了一件至朽極壞的西洋服。五人見面之後。彼此都發了半晌怔。默視了許久。說不出半句話來。最後還是唐繼堯拭着眼淚說道。嗜您這幾年的辛苦。可也算得是受够了。那白臉秀士道。虎口之災。那也是我自作自受的。已往的事。咱們可以不必提罷。李根源李烈鈞方聲濤三人也都接續各道了幾句寒暄。以及別後各人身處的苦況。這纔次第落座。看官可知。那白臉秀士是個什麼重要人物呢。記者若不表明。恐列位不能十分清白。原來他就是纔脫樊籠。由海外繞道歸來的蔡鍔。另外那一個大漢。乃是在蔡鍔麾下充任雲南護軍司令的。姓殷名喚承獻。表字叔桓。他是雲南陸涼縣人氏。曾留學日本。從士官學校畢業的。爲人胸懷一腔熱血。很有愛國的思想。無奈不合時宜。

既有愛國
思想當然
不合時宜

寥寥兩語
足見蔡鏐
討袁之心
至堅極固

可見人心
已厭亂矣

癸丑之後也就亡命在外國。此次蔡鏐從日本歸國，便與他一同偕歸。準備償他生平夙願。二人到了雲南，可巧與唐繼堯的親信馬弁周得標在途中相遇。周得標也知蔡鏐與唐繼堯的交情，非可與尋常的朋友並論，便不先通報他的主人翁。當時就將蔡鏐、殷承璵二人引入公署。蔡鏐偕殷承璵與李烈鈞等彼此相見。這正是蔡鏐、殷承璵二人初與革命老同志相見的第一次。接說五人坐定，鏐、堯忙向唐繼堯道：「在現恁這裏的軍事計劃，可有把握？」唐繼堯道：「出兵的計劃業與協和、印泉、韻松諸兄早已謀定，專待悠來。咱們就趕下動員令，正式宣布。」蔡鏐大喜道：「老弟，到底您真是一代的英才，事不宜遲，咱們急急進行。」早日宣布罷，我現在不知自己犯的是什麼毛病。每天魂夢之中，只想去殺賊。偷能早一天直搗黃龍，剷除民賊，咱們大家的心願也算得早一天安遂了。大眾聽說不待贅言，自然一口同聲稱贊。大軍出發，越早越好。復又談了許多戰事上的謀略。時已將近黃昏，各自纔退席休息。繇是雲南省城裏風風雨雨，那社會上男女老幼各界的人士，沒有不三人一羣五人一黨，閒着扯白道聽說唐將軍又要革命了。其間有那年老的人說道：「天下纔算太平，怎麼又要革命？」咧，內中又有年

老當益壯
非是一個
朽人也

此等雖是
兒戲然
亦足見民
氣之一斑

少的人說道：老先生，您莫要癡心妄想，做些什麼太平夢罷。袁大總統他又要做皇帝了。您看這個天下那裏還能夠得太平呢？那老人聽說便歎了一口氣道：「這真怨不得唐將軍好好的太平天下，他又要做些什麼皇帝？真是咱們這個國家非要尋找個皇帝不可。何妨將宣統爺拾將出來省事得多？何必咱們家窩子裏鬧了半天，結他一個人忙咧？果然如此，那是袁大總統的不是，唐將軍應該早些派兵去打他。轉又說道：你們莫看我年老骨頭衰，真到出兵的時候，我還可以夾在裏面去搯幾樁呢。說得大眾笑個不住。其中還有那些未成丁的小孩兒，與那梳頭穿裙的婦女們，並不知道什麼皇帝的利害，糊裏糊塗從旁湊熱鬧道：「打的好……打的好……您老若敢去咱們，也可以湊數的那些婦女們，搶說道：「我還有一個木棒槌，我還有一個馬桶刷兒，那些小孩兒，搶說道：「我也有一把過年耍的木刀，我也有一個辦喜事頑的金錢炮，咱們小兒小馬小刀槍，也能鬧得五神不安，六神不定，說得大眾越發笑得忍耐不住。又有那好事的人問道：「袁大總統他做皇帝，不做皇帝，與您我什麼相干？你們夾在革命軍裏反對他，豈不是乾嘔氣嗎？那些婦人們，搶說道：「再可也不要說了，咱們自從共和之後，

惟其於無
理之中而
能得些兒
道理乃是
真理

雖然莫得着十二分的大好處。但是天天聽着人說男女平權。男女平等的話兒。好像你們那些男子漢。是要把咱們婦女看得重些。我們婦女中有那些聰明的。也就很想拚命出頭。求一個獨立生活。彷彿自己也都不以妾媵之輩自待了。如今又要抬出皇帝來。必定又要將我們婦女降作爲奴。爲婢。聽說皇帝還要招選什麼妃子。這又是我們婦女的一個大劫。我們聽那些說書的常說道。平常人家的婦女。若被選到宮裏去。真比下了十八層阿鼻地獄。還淒慘些。倘若他是一個隋煬帝變的那裏。還有我們過的日子嗎。還有一件最苦惱的事。說他還要與什麼脂粉捐裏。腳稅我們。豈不是坐在家裏犯法嗎。那能讓他再做皇帝呢。那人聽說這一番大議論。彷彿無理之中。確有些兒道理。便歎了一口氣道。到今天你們纔知道共和的好處。那些婦女搶說道。共和的好處。我們是早已知道了。不過我們的嘴巴拙。不會學那班女學生。按天將新名詞兒當歌唱。難道良心上話兒。我們也不會說麼。那些小孩兒也夾在人叢裏。岔嘴岔舌。這我們就不明白。什麼是說涼心話。什麼是說熱心話。我們只曉得皇帝乃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又有那好事的人。順嘴問道。你們都是些小孩兒。西瓜大的字都認識不了一

皇帝也可以做著頭要可見其將皇帝並不珍貴視之也

妙語

語入妙境
可耐尋味

妙語

個曉得什麼東西叫做皇帝皇帝又怎麼不是好東西咧那些小孩兒不待那人說完那脚跳手舞的將小眼睛皮兒一翻嘴唇皮兒一抿搶着說道咄你們莫要看不起人別的東西我們是莫會頑耍還可以說得這皇帝是我們頑耍得不要頑耍的東西怎能說是不曉得呢那些好事的人聽這些小孩兒七言八語愈說愈離奇古怪也就閉門着開頑笑那些小孩兒說道你們莫要小量我們小孩子我們天天放罷學總要尋找一個空閑的所在去做一兩次皇帝頑座中有一少年問道我且問您皇帝究竟從那裏出來的倒底是一個什麼樣兒那些小孩兒爭說道皇帝是從戲台上出來的黑臉白臉生長得怪怕人又有說道教科書上也畫得有又有說道新年時節那賣畫兒攤子上賣得多的很咧又有說道若說起來那些菴觀寺院裏許多泥塑木雕的菩薩豈不都與戲台上的皇帝相同麼你爭一句我搶一句鬧出許多皇帝的怪樣兒恨不得彼此都要比武力那些好事的人忙從旁岔開道無論是什麼皇帝與你們有甚麼冤仇你們要恨他做什麼呢那些小孩兒道我們看那些戲台上的皇帝無論是黑臉白臉一個個都擺出吃人的架子好像老虎似的我們所以恨他總想將他捉住了

語語雖出
諸童百而
有深意却
甚

這口氣兒纔好就是我們尋常做皇帝頑要萬不是尊敬他將他當一個大好老乃是將他當着一個囚犯捉的我們湊上十來個小朋友大家圍起來捉皇帝彷彿尋常捉羊的頑意兒那少年問道捉住皇帝您等又怎麼辦呢那些小孩兒笑道捉住皇帝就是吃肥肉你打他一拳我踢他一脚有時我們還咬他一口可憐把一個皇帝糟蹋得比死貓死狗都不如你們想一想假皇帝我們尙這般拿他開心倘若見了真皇帝我們還不趁着一股熱氣鬧他個五開八裂麼說得大衆都笑將起來那些小孩兒也不知道自己說得在理不在理越說越高興起來一個個小眉小眼都橫瞋豔叱捏着小拳頭兒躍躍欲試嚇得大衆忙攔阻道這裏沒有皇帝請你們往別處捉罷那些小孩兒聽說也就倚瘋作邪合着打了一個囉呵一擁跑去由是雲南省城裏面街談巷議沒有不是對着皇帝的身上談笑的在迷信者看着必說是天運如斯袁世凱萬難登大寶的要知人非木石誰人沒有一點真心這非是天運使之乃是一般人心不容我中華民國再發現皇帝的若說蔡鈞到了雲南之後如何的舉動請閱者接着下文正是。

莫謂人心無黑白。須知民意有是非。

評

說者謂蔡松坡當癸丑革命之後卸職入都明爲調和南北意見實則吃了袁世凱一瓊米湯欲想在中央政府裏活動活動詎知一入都門頓時變卦僅博得一月得五十金之經界局長軟禁之所以蔡鏗胸中怨氣已久此番革命蓋雪前次之忿耳此說未必盡真確亦未必是無據之談故作者於蔡鏗見唐繼堯時淡淡說往事不必重說了一語溫厚之筆其間蓋有深意也閱者不可作閒筆讀也

第七十九回 唐都督奮袂伸民權 蔡司令矢志討國賊

話說蔡鏗自進了雲南將軍府日夜與唐繼堯以及那些海外潛來的革命黨全省文武官員密議那進行方略這口共議那出師名義以及各項辦事人職務大衆首先提議那出師名義唐繼堯忙起身說道袁世凱違法稱帝乃是盜國的行爲咱們起而與抗乃是護法保國的道理繼堯個人的意見本軍定名或是所護法兩字或是所護國

却有大理

光明正大

要言不煩
恰中隱病話語探源
的是救國
藥石

屬倒一切

兩字李根源忙起身說道：「國雖因法而組，然無國決難定法。卽如辛亥開國，也是先有國而後纔有法的根源。意見與其用護法兩字，不如用護國兩字，分外得貼切。大眾同聲都贊成護國兩個字。於是定爲護國軍。後又提議組織法。蔡鈞忙起身說道：「前次咱們民黨失敗，諸君要曉得決非袁世凱的兵力所能敗的。乃是咱們自己好大喜功處處爭一個空名，未從實際上注意，所以失敗的。此番舉動勝敗繫於國家的存亡，萬不可再蹈前轍以鑄的意見。此番編制除却必不可少，其餘少沾些須浮夸氣味者，全行除革。方能够掃盡中國的魔障。不然就將袁世凱推倒之後，掃穴犁庭。那中國的魔障仍是不能掃盡。而中國的大局仍是不得安甯。大眾聽他說到這裏，一個個樂得跳將起來，沒有不被他感動的。於是也不定什麼大元帥，也不定什麼大將軍，也不先設什麼臨時政府。第一步就將雲南都真府的名義恢復，取銷袁世凱所改的將軍頭銜。接着又將巡按使名義改爲民政長一體遵守共和開國的法制。再次將雲南全省所有的軍隊合總編成七師。那指揮命令最高級的機關只訂一個第一軍的軍司令部。部下改訂梯團司令。粗枝大葉儘先就將第一軍組織完全。至於那第二軍

雖曰粗成
却有條理
是非草包
皇帝可與
並論也

出言奇突
肝胆照人
的是大丈夫
的口吻

以次等等全將第一軍做個模範次第招募編制草草將編制議定時已黃昏方各自散會次日復又集會推舉唐繼堯首先說道繼堯不敏尸位雲南都督一席轉眼三年撫心很覺自慚的所以遲遲不敢離職實因與蔡都督夙有密約如今蔡都督已來國事如此紛亂這正是我奮身補過之際會來日出師繼堯正好卸却仔肩追隨諸君之後雖執鞭之事我亦爲之這都督一席正好讓松坡先生復任這番話未曾說完蔡鏗忙站起身來說道鏗此次來演乃是犧牲我的生命及一切身外利祿專事殺賊的唐都督果然如此舉動鏗也只好犧牲我殺賊的志願從此不問世事了說時便忿忿的要退席出堂大衆趕忙挽住最後經大衆公議仍是推唐繼堯任雲南都督主持獨立後地方各種事務推蔡鏗爲護國軍第一軍軍長主持第一軍全軍事務又推李烈鈞爲第二軍軍長主持第二軍全軍事務又推唐繼堯兼第三軍軍長主持第三軍全軍事務推舉定後便接着分任以次官長首由唐繼堯組織雲南新政府任庾恩賜軍務廳長任張子貞參謀廳長任任可澄政務廳長任籍忠寅財政廳長復由蔡鏗李烈鈞唐繼堯三人分組護國軍今列表如左

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官蔡鈞。總參謀長羅佩金。

第一梯團司令官劉雲峯參謀長張璧第一混成支隊長鄧太中第二混成支隊長楊夔。

第二梯團司令官趙又新參謀長李伯庚第三混成支隊長董鴻勳第四混成支隊長何海清。

第二梯團司令官顧品珍參謀長王秉鈞第五混成支隊長祿國藩第六混成支隊長朱德隣。

第四梯團司令官戴勳參謀長李雁賓第七混成支隊長熊其勳第八混成支隊長王文華。

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官烈鈞。總參謀長何國鈞。

第一梯團司令官張開儒參謀長成珖第一混成支隊長錢開甲第二混成支隊長盛榮超。

第二梯團司令官方聲濤參謀長李炳榮第三混成支隊長黃永社第四混成支

隊長馬如麟。

第三梯團司令官何國鈞參謀長馮家驊第五混成支隊長林開武第六混成支隊長王錫吉。

第四梯團司令官馬文仲參謀長馬建綱第七混成支隊長王鴻順第八混成支隊長任聯奎。

兼領護國軍第三軍總司令官唐繼堯總參謀長庾恩賜。

第一梯團司令官趙鍾奇參謀長徐進第一混成支隊長華封歌第二混成支隊長李植生。

第二梯團司令官韓鳳樓參謀長吳震東第三混成支隊長吳傳聲第四混成支隊長彭文治。

第三梯團司令官黃毓成官謀長葉成林第五混成支隊長楊杰兼第六混成支隊長葉成林。

第四梯團司令官劉祖武參謀長歐陽沂第七混成支隊長楊體震第八混成支

隊長李友勳。

兼第五梯團司令官庾恩賜。參謀長林仲鏞。第九混成支隊長唐繼禹。第十混成支隊長趙世銘。

第六梯團司令官葉奎參謀長吳和宣。第十一混成支隊長馬驄。第十二混成支隊長鄧垣。

護國軍兵站總監繆嘉壽。

各事佈置停當。便正式宣佈獨立。一面由雲南軍政府通牒各國。以及照會各國公使。並領事等。其通牒云。

立國大地之上。莫不以確守公道。遵文明進化之軌。庶人各得盡其良能。以維持人道。爲應盡之天職。故中外之交。親治人與被治者之互相提攜。一以誠實。忠信爲基礎。慨自晚清失政。紀綱紊亂。我國民爰舉義師。組織民國政府。而袁世凱存覬覦總統之心。伴爲附和。當其受任之際。固曾向中華民國及各友邦兩次宣誓。矢忠民國。謹守約法。率履勿渝。乃口血未乾。而蔑誓違憲。曾不旋踵。然使專制

說得真好

一片苦心

此袁氏之所以稱曰
盜國賊也
即此兩端
已罪無可
道矣

一番苦心

之治不致危及邦家。我國民固願忍受以觀後效。而袁氏自就職總統四年於茲。怙權恃勢。作福作威。以陰賊之方略。箝制輿論。以卑劣之手段。誅鋤異己。遂至方正不容於時。奸邪接踵以起。而袁又濫逞淫威。以誘脇我全體人民。使不保其天良。攻其政績。無非吸我民之骨血。以求遂其一己之野心。以致四海困窮。無所控。懇長此不變。則中華民國將不復有所謂人道。而袁氏之對於友邦。則又惟以欺詐爲能事。致令國家威信。因而掃地。內亂之起。岌岌不免。以爲我友邦憂。而袁猶不悛。蔑棄誓言。羣小盈庭。與之上下其手。遂乃假托民意。窺竊神器。內罔我民。外欺列國。良士忠告充耳。而弗聞。多方勸說。卒歸於無效。我軍政府覩人道之滅絕。見國運之將亡。不禁惻然矜憫。彼袁氏者。既背口宣之誓言。復廢創制之約法。殃民禍國。罪通於天。我軍政府用是獎帥三軍。申討逆賊。整兵肅甲。誓誅元凶。舉凡愛國之士。無分南北。不論文武。緩和急進。一致贊同。以布義聲。而張公道。夫中華民國業經各友邦正式承認。今軍政府既不得不執干戈。以維持共和。深望各友邦憫其境遇。鑒其用心。而贊其義舉。茲特明白布告。凡一切條約於中華民國四

媿媿助
人勿列
強不約
而同
一致
贊助
也

公理祇中
國沒有
豈世界
亦沒不
平乎

年十二月雲南軍政府起義討袁以前訂立者概屬有效所有各友邦人民之生命財產商業在軍政府領域以內者本軍政府一律擔保並謹守條約義務自今以後所有國際往來即由本軍政府特派代表與各友邦公使領事直接交涉本軍政府更昭告天地自今伊始顧遵守文明進化之原則以撫治此民俾克享共和國真正幸福而以忠信誠實爲外交方針庶幾邦交輯睦永無違言皇天后土實共聞之

這一道牒文分發各國不多幾日各國皆有覆電一律贊同不謀而合可見得上還是有公理的蔡鈞唐繼堯李烈鈞等見外交辦得十分圓滿大衆得意非常互相慶道這也是國運不亡天心可救於是接着一面繳告天下一面通電宣佈獨立一面誓師北伐其誓師文曰

維中華民國五年正月朔日繼堯等謹以犧牲酒醴昭告皇天后土而誓於師曰嗚呼民貴君輕萬邦是式賊仁殘義一夫可誅矧國是之久成何逆謀之可宥魯連蹈海尙恥帝秦管寧適遼不甘臣魏豈有國步方艱羣情望治遂乃妄侈邊幅

煌煌大文
言直氣壯
比較袁氏
之勳過權
戴書不啻
霄壤矣

效井底之蛙鳴夷我華宗戴塚中之枯骨者哉粵自武昌首義中土雲從五族一家億姓同德掃除專制創建共和應世界之文明爲友邦所承認乃者袁逆世凱謀叛民國復興帝制黃屋大纛渡興非分之思礪河帶山無復未寒之約移鑪鑊於反掌家天下局勢已成輸歲幣以尋盟小朝廷面目安在亟子孫萬世之私計誤國家百年之遠圖本都督服役民國作鎮滇疆痛國家之將沉恨獨夫之不剪爰整義旅恭行天罰擊祖逖渡江之楫誓清中原問新莽指斗之杓能持幾日嗟爾有衆尙其弼予嗚呼爾惟克奮厥武實乃無疆之庥予亦報于汝功永有不次之賚嗟爾有衆尙欽念哉

當蔡鈞就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職之日正是雲南宣佈獨立這一天一時鬪動全城的人士莫不扶老攜幼爭先恐後的看熱鬧加着蔡鈞唐繼堯二人向來與雲南各界的人士聯絡得感情極厚況此番舉動又是恢復共和所以對於一般來看熱鬧的平民莫不加以禮由是各方人士無不歡呼歌頌大衆爭道倒底共和軍是與皇帝所練的御林軍大不相同若是皇帝脚下那些丘八太爺只披上那一件老虎皮就橫眉

若非有此
分別那有
涇渭之分
良莠之異

能自問良
心即是豪
傑

慷慨激昂
真是一言
一鶴血

擊眼那臉兒長得比閻王還難看那似這些兵士一個個笑嘻嘻的彷彿都是彌勒佛投胎惹人敬愛呢又有人說道唐將軍說蔡將軍的爲人向來是抱愛民愛國的大政策所以他倆對於百姓如對於自家的兄弟一般不然不會將事兒辦錯的倘若換了別的人咱們這時搬家避難尙來不及那裏還得閒看熱鬧啣我一言你一語全城內外的小百姓一口同聲爭着唱這套太平歌真有箪食壺漿之概不說民間頌聲有口皆碑再說蔡鏐就職的那一日其軍容嚴肅不待記者贅述當然是氣吞河海力撼山嶽的那般威武首由唐繼堯宣罷誓師文蔡鏐便接着登壇朗聲道說蔡鏐此次蒙國難來演非敢云以一身護國不過自問良心不忍再睹帝制復活人民塗炭今日唐都督之所以獨立本軍之所以組織皆是弔民伐罪從良心上而護國的往事不談蔡鏐從今日自誓說時聽的一聲從腰間掏出一隻勃朗林舉起向自己胸前道我誓從諸同志之後直搗黃龍若不能手刃袁世凱恢復共和便自刃己身以殉國再不苟延殘喘出而亡命了蔡鏐今誓此一言願與諸同志共守說時悲忿填膺不禁洒了幾點傷時淚一時全軍將士皆被他這幾句話感動了良心莫不奮袂疾呼恨不能立時就去

殺賊噫。可見中國的人心。尙未盡死也。正是
恢復河山歌正氣。重新旗幟唱雄風。

評

護國軍之編制。井井有條。形勢上雖分組三軍。而志趣則同趨一軌。足見仁義之師。迥非暴虐之軍隊。可比。余閱本回中所列之一覽表。整齊嚴肅。已非北軍所可頡頏。而最後之勝敗。從此可預判矣。

蔡松坡自誓數言。能感動全軍將士。可見中國的人心。並未盡死。其所尋常若死。事乃誤於在上之人。不能以肝胆見示耳。

▲第八十回 平內訌皇帝亂點兵 辦外交欽使大喪氣

話說蔡鍔擔任護國軍第一軍的總司令。後邀集海外流亡的黨人。以及本軍大小將士。特開了一個軍事大會議。蔡鍔首先說道。我看取消帝制。懲辦禍首。事袁世凱。有意執。仍不回省。這不啻與咱們下了冥的。美教書用兵。貴敏捷。咱們既議定討賊。就應

道皆是人情之常

傷心之言閱者不酸鼻也是無人心

以人心而定大勢的乎是卓見世之雄

該。准。備。興。師。出。伐。袁。世。凱。這。時。必。有。籌。劃。若。待。敵。軍。南。下。咱。們。就。落。於。人。後。了。古。人。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是。用。兵。的。最。上。上。策。……剛。說。到。這。一。句。唐。繼。堯。急。的。等。不。得。他。話。說。完。便。從。旁。搶。說。道。松。坡。您。不。必。說。了。罷。別。的。事。兒。我。不。敢。說。這。殺。賊。之。心。急。於。星。火。八。個。字。我。真。可。以。代。表。全。軍。說。時。兩。眼。觀。定。李。烈。鈞。李。根。源。方。聲。濤。以。及。海。外。歸。來。的。亡。命。客。道。如。協。和。諸。君。他。們。茹。苦。含。辛。在。海。外。飄。流。這。許。多。日。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顧。極。自。河。山。烟。雲。黯。淡。怎。麼。不。想。早。一。時。片。刻。吐。這。口。憤。氣。咧。李。烈。鈞。李。根。源。二。人。忙。搶。說。道。勝。敗。苦。樂。皆。算。不。得。什。麼。大。事。倒。是。眼。看。着。這。塊。錦。繡。河。山。被。那。個。獨。夫。關。得。鮮。血。淋。漓。天。怒。人。怨。不。如。將。自。己。這。一。個。軀。壳。早。一。天。送。死。到。戰。場。上。還。乾。淨。得。多。呢。說。着。他。倆。的。眼。淚。險。些。兒。落。將。下。來。一。時。大。衆。同。聲。嘆。道。這。事。是。關。係。人。人。的。身。家。性。命。若。這。一。點。良。心。沒。死。總。是。情。願。早。日。揮。戈。早。一。天。恢。復。共。和。的。他。話。不。必。多。說。這。時。也。不。是。發。議。論。的。時。候。就。請。總。司。令。官。下。動。員。令。罷。說。話。之。際。一。個。個。倒。豎。着。眉。稍。都。有。氣。吞。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概。蔡。鐸。一。見。人。心。如。此。憤。懣。暗。自。喜。道。這。大。勢。已。算。得。到。手。了。轉。向。楊。業。說。道。月。波。想。您。在。民。國。二。年。的。時。候。也。曾。攻。擊。過。川。軍。這。川。地。

可見辦事
不易也
財政上須
仰人鼻息
當然辦事
艱難矣

形必是很熟習的就派你先行入川由昭通直取叙州我接着就統率全軍與您在叙州會合重慶護軍使的軍隊其中熊克武部下的人很多不難聯合咱們再會重慶之師直取成都驅逐陳宦然後揮軍東下出巫峽襲宜昌奪武漢直搗黃龍大概的計劃就是如此楊夔奉了命令退出辦公廳唐繼堯接說道松坡您這一棋下得却不錯陳宦那個小孩子實在狡猾得如猴崽子似的咱們如要長驅北伐必先將這個腦袋趕跑了方能够指揮如意呢李烈鈞道究竟如周他持的是什麼態度唐繼堯道他自然與咱們是一鼻孔兒出氣李根源急道既然如此他應該正式宣佈唐繼堯歎了一口氣道瞎他也實在有說不出來的苦衷如貴州的大局向來是枯瘠得很那地方平常養兵行政等費全賴咱們雲南與四川兩省幫助維持這乃是人人都知他受的景況如今四川既爲咱們的障礙物咱們經濟上勢力又不能去接濟他您教他怎樣能够正式宣佈咧蔡鍔道話雖如此說但是這樁事兒終久總不能曖昧不明的唐繼堯道我曉得他也快要翻臉了聽說他現在正借防堵革命的題目向中央請款請械袁世凱業已允許接濟他大約這宗款械到手就要翻臉的大衆說道這個法兒却想得很多

此淡談兩
句話即是
寫蔡松坡
對於討袁
事未曾片
刻去懷也

得是肺腑
之言

恐怕將來
的也靠不
住

有趣。蔡鏢道：咱們必不管別人的事，自己努力進行。是正經彼此又斟酌了許多軍事計劃。方各自退席。楊蔡自奉了蔡鏢的命令，那敢怠慢。次日便率領第一梯團第二混成支隊的將士，直向昭通而進。蔡鏢也統率大軍接續出伐。旌旗蔽日，鞞鼓喧天。所經過的地方，真是秋毫無犯，路不拾遺。那一種屹然凜冽的氣概，真可使人對着他敬愛。所以各地方的老百姓，無論男女老少，聽說護國軍經過他的地方，沒有不扶老攜幼爭先恐後的看熱鬧。於是歡聲鼎沸，互相頌揚道：這纔是保衛國家保衛人民的神聖軍人。咧若是大總統所練的軍隊，人人都像這個樣兒，就叫咱們小百姓拚死命去供養他。咱們也是心甘情愿的翻來覆去這套話。大家都將他當作歌兒唱起來。雖然國民的心理對於袁世凱稱帝的事兒，忿懣益深，所以對着蔡鏢那弔民伐罪之師，親愛益篤。但是護國軍的軍紀，若非整齊嚴肅所過之地，若不守那草木不驚，鳥鵲不驚之訓，又怎能博得偌大的頌聲？這且不提。再說袁世凱自接了唐繼堯那要求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的公電，就知唐繼堯業已變心不能爲己所用了。於是一面含混電復一面秘密電囑陳宦加意防備。一面命第七師張敬堯會合第三師曹錕統兵急取他心。

足下這就
失算了

我恐他白
費心機

乃是一班
不要臉的
東西

張敬堯的第七師。素稱善戰之旅。今命其進攻。且有曹錕爲輔。湘有湯薌銘。鄂有王占元。晉有陸建章。川有陳宦。黔有劉顯世。皆是我的左右手。區區一唐繼堯孤樹其中。還不是與癸丑革命一樣的下場麼。所以袁世凱雖然下了動員令。但是他的心坎裏。不過難受了半刻。常久還是安然無事。倒是催促大典籌備處。速訂朝賀禮儀。特派世猷。世傳。兩個兄弟。趕着調查宗譜。准備將他的祖宗。奉入太廟。國民代表吃了他這一個大虧。總算我國民的民意。被一般無恥代表。強奸那般無恥代表。又被他強奸了。這時他又想籠絡各省將軍。於是欽頒了十七個將軍銜。去騙各省將軍。護軍使。妖賣人心。這乃是袁世凱平生最得意的伎倆。接着又封贈黎元洪爲武義親王。其次公候伯子男等爵。乃看當道勢力強弱。分別封贈。至於鄉士大夫。什麼徽章寶星。賞得真可以車載斗量。在受者竟有誇爲不世之榮。在賞者實是要的一套。緞把戲。袁世凱忙的十分得意。只待張敬堯演罷大回朝。他就可以接演大登殿。誰知張敬堯這員虎將。乃是個紙糊的。自聽了王占元那番話。嚇得自己也沒有主張。便令手下的兵隊。緩緩進行。今天行三里。明天行五里。就在宜昌以下。往還駐紮。自己對着中央。便將十萬火急的軍

此是大將
軍的慣技

誰教恁的
貪心太大

這種威風
的擺不得

事電接連拍了去不是請加兵便是請籌款有時還自己請病假開個不休袁世凱連接這等急電心想總是革命打得利害便急電曹錕火速接應不料曹錕奸而又猾嘴巴裏只管答應出師總是按兵不動連連的請餉袁世凱這時也就顧不得愛惜金錢都給他們一個有求必應然而這一種說不出口的啞臥氣乃是生平未曾受過的如今要強忍這一口氣怎教他不心痛咧那裏曉得還有外國人給他氣受的一樁不賞臉的事兒這是一樁什麼不賞臉的事咧待記者接叙出來當周自齊受了袁世凱密命特往日本國恭賀大正皇帝加冕這乃是邦交上的常禮必定彼此邦交十分美滿纔有這般往來但是所受賀的國家應當以特優的禮節接待來使況且周自齊此番東渡那行囊征餼之中尙密帶有至優美的禮物越發可得日本政府歡迎周自齊所以奉了袁世凱之命欣然就道者也是因爲這一樁捉在手心裏的體面既可受外國人歡迎又可獲天子的重賞我不去擺擺威風還想辦什麼關事咧於是奉了袁世凱所贈日本大正皇帝的寶犀又奉了一封密緘率領張軼歐周家彥劉崇傑施履本四個隨員各自洋洋得意攜手同行當他等未行之先袁世凱與梁士詒二人總算得

送禮賀喜
等事還要
預先就通
意見其辦
知難可
事矣哀世
凱莫不要
臉

此乃是亘
古未有
大笑話

這倒是一
筆好財氣

是。老。謀。深。算。恐。怕。此。次。外。交。臨。時。又。出。什。麼。別。樣。變。故。袁。世。凱。便。暗。託。高。等。顧。問。坂。西。大。佐。預。先。給。他。向。日。本。政。府。疏。通。意。見。梁。士。詒。也。密。託。正。金。銀。行。小。田。切。給。袁。世。凱。運。動。承。認。帝。制。花。去。銀。錢。自。不。必。說。已。如。揮。囊。土。一。般。就。是。那。往。來。談。話。所。噴。出。來。的。唾。沫。星。兒。也。都。可。以。堆。積。盈。孟。了。好。容。易。交。涉。得。有。些。兒。頭。緒。方。敢。命。周。自。齊。東。渡。就。從。各。方。面。去。探。聽。沒。有。不。羨。慕。周。自。齊。這。番。可。以。獲。奇。榮。的。臨。行。前。一。夕。日。本。駐。京。大。使。日。置。益。給。周。自。齊。餞。別。座。中。很。表。示。一。番。歡。送。的。意。味。以。爲。這。一。次。進。行。總。可。以。雙。方。圓。滿。誰。知。一。盡。閉。門。羹。就。將。皇。皇。欽。命。的。密。使。從。半。路。上。就。攔。四。國。來。呢。但。是。這。其。中。黑。幕。重。重。却。有。一。種。絕。大。的。原。因。在。也。若。挑。開。這。重。重。黑。幕。不。得。不。仔。細。談。談。這。話。說。來。又。長。了。當。歐。戰。開。釁。之。初。日。本。國。派。兵。攻。打。青。島。德。人。敗。績。那。青。島。的。領。土。權。一。時。就。被。日。本。人。佔。領。那。青。島。街。市。上。一。切。營。業。行。政。等。權。也。就。因。而。操。諸。日。本。人。之。手。這。也。是。冤。家。路。兒。窄。可。巧。袁。世。凱。存。在。德。國。銀。行。裏。二。千。萬。馬。克。的。巨。款。准。備。恢。復。帝。制。所。用。的。一。時。被。日。本。人。檢。查。着。了。不。但。將。這。一。宗。巨。款。如。囚。籠。似。的。吞。將。下。去。並。且。借。着。這。一。樁。事。兒。淡。淡。質。問。了。袁。世。凱。一。回。道。公。既。有。偌。大。志。願。何。必。捨。近。求。遠。呢。德。意。

總好一筆
大買賣有
心人誰不
願做耶

依我看來
都是傻子

即此一着
或世凱已
算不得是
英雄

胆兒真大

志他有這大的魄力。難道我大日本國就沒有這大的魄力嗎？這番質問在日本政府裏施之不過是遊戲的舉動。並未當做正式談判。然袁世凱接了這件質問書。却喜開了一條終南捷徑。趕忙就密遣陸徵祥曹汝霖外交聖手。暗去疏通意見。絲是惹出來籌安會未發現之前。日本政府所要求的那二十一條件。一時南北人民見日本提議這二十一條件。要挾的條件。以為這就是亡國慘兆。一般熱心志士奔走呼號。時有刺血上書的。有斷指哀籲的。還有破家傾產捐善救國的。什麼抵制日貨什麼組織民團。關得覆雨翻雲。天昏地黯。那曉得當道的元首高坐中央。拈髯而笑。便笑這一般傻小子少不更事。實則他的胸中已早有成竹了。比時袁世凱接着這二十一條件的要挾條件。因為是交換承認帝制的特約。那敢怠慢。當去就想簽字畫押。後來見各省人民動了公憤。他嘴巴裏雖然笑着說小百姓們少不諳事。但是他的心裏却也有些着慌。心想這賣國稱帝的事兒。關係却很不小。是不能草草從袖底下交換成事的。於是今天開談話會。明天開討論會。外表上彷彿是慎重外交。內幕中乃是暗窺人民的態度。推到外交上萬無可緩的地位。民氣漸漸冷淡的時候。便將那二十一條交換的條約簽押。

這就是他的德政

有這等便宜事無怪他也要做皇帝也

承認了。想我中國專制五十年。當時雖改組共和政體。然自癸丑之後。仍是中央集權。未脫盡專制的氣味。況且民意機關那時已被袁世凱強迫解散了。小百姓對於國家的。事就是喊破嗓子。撞破腦袋。也是不生效力的。所以袁世凱大着胆兒。獨斷獨行。就將那二十一條之無限權利。拱手送給了別人。最後縋了一篇空套文章。說外交上如何的困難。國際上如何不損失權利。還自誇許多心勞力瘁的話兒。敷衍一般。傻百姓自己。還賺得那一筆救國儲蓄金。不過送了傻百姓們一項熱心愛國的高帽子而已。這也是他的伎倆。高超善于密做鬼事。誰知強中更有強中手。各方傻百姓雖然被他蒙混住了。不料他所希望的目的。仍是難達。這是什麼原故。咧。請列位接看。下回正是誰知隱事終難隱。詎料強中尚有強。

評

凡市人私利重者。必不愛惜公益。如袁世凱甘心賣國。欲圖保護他做皇帝的條件。此即是祇知有私利。而不知有公益也。或謂其智。否則謂其太愚。要知國權既喪。木偶皇帝。又有什麼意味。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使袁世凱做成皇帝。豈

新華春夢記 第八卷
恐亦有追悔之時也